

歷代名家尺牘

清時代尺牘

(冊上)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337B

歷代名家尺牘例言

書啓牘簡名目不一綜覈義實各有隸屬茲從周氏尺牘新鈔吳氏昭代尺牘例以定厥名較爲普通

本編之選注重文學專集總集刊本抄本博覽約取甄錄綦嚴

自周迄清年歷綿遠由質趨文由簡趨繁風會使然各有佳妙不得歧視

每編簡首附以小傳論世知人不無裨益

言理言情言事論古論政論文短長兼錄駢散並收一編之中無體不備評論陋習未敢因依祇加圈點利便誦讀見仁見知會心不遠是在善學刊本相沿魯魚亥豕不無訛奪一字之類一句之疵灼知其誤或勇改之或逕刪之要以無碍上下語氣爲斷

卷頁多少各編不同或合數代爲一編或分一代爲上下卷短祚之朝采錄不多

歷代名家尺牘 例言

以次附後要於應有盡有

歷代名家尺牘 清代尺牘序

歷代文學至清而集其大成經史尙矣詩文之成家者不可以僂指數固已靡體不具有美必臻矣尺牘爲文之一體而論說記述之能事往往於尺牘中覩之名家撰集以此列前所謂洋洋大文今古傳誦者往往不在彼而在此袁隨園肆其狂口斥爲唾餘而以信手任心譴浪笑傲者當之誤矣當清道光時海鹽吳氏曾刻昭代名人尺牘宣統時江陰某氏又從而續刻之原稿付石以存眞跡然第備書苑之保存藝林之賞鑑已耳而於蒐輯之備甄擇之精所以爲後學準繩者固未之及也本編爲文學前途計徑此以爲之階梯自清初以至清季短長並取駢散兼收亦復靡體不具有美必臻而於中兼論說記述之體者尤注意甄入以便學者之因此悟彼焉劉彥和云文藻條流托筆九小道云乎哉

民國十六年五月吳興王文濡識

清代尺牘序

上 海 书 馆 书 藏

清代尺牘序

清代尺牘目錄

上卷

- 與鄭汝器書 張風 寄三無道人書 孫奇逢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再辭張頤 與葛瑞五書 徐枋 與趙韞退大參書 王宏撰 復吳綺園書 屈大均 戲答練石林書 杜濬 與龔芝麓總憲書 余懷 與杜于皇書 曹溶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域 與金長留書 李雯 寄廣陵宗定九書 龔鼎孳 與李處士書 與傅青主書 以上儲方慶 答尤展成書 宋琬 與宋牧仲書 計東 與應仲謀書 謝良琦 與陳伯璣書 方拱乾 汝陰與人書 熊文舉 答賀子翼 季子兩先生書 黎士弘 上劉相國書 施閏章 與韓貫華書 金人瑞 與友人論羅城事書 于成龍 致汪苕文書 王士正 與林鐵崖書 王士祿 與王貽上

- 書趙進美 答顧亭林書湯斌 上熊孝感相公書陶元淳 與櫟園論字學書
徐芳 與沈位山書嚴虞惇 慰黃子叙書裘璉 寄王大宗伯書尤侗 與李
武曾論文書朱彝尊 與陳際叔書陳維崧 與從子天士書賀裳 答謝生書
方繁如 答陳翰林書 與韓穡老定州書以上蒲松齡 與皇甫君書魏祥
與王阮亭書張九徵 心喪劄子答鄞令 與友人絕交書 與厲樊榭勸應制
科書以上全祖望 與翁止園書方苞 與望谿先生書沈彤 上濟齋夫子書
李錯 答錢湘靈書沙張白 擅責旗廝謝岱將軍啓 與蔣苕生書以上袁枚
與熊中丞論志書書錢維城 與朝鮮洪薰谷書紀昀 與溫一齋論書書梁
同書 與錢巽齋論行述書陸耀 與履先羅孝廉書胡天游 答祝潤璋論家
祭禮書任兆麟 答張水屋書 寄諸撫堂書以上吳錫麒 與左仲甫書吳士
模 與陳雲伯書 答趙艮甫書以上楊芳燦 與楊蓉裳農部書蔣學沂 與
張海門論駢體文書丁泰 與蔣爰亭夫子贈羊裘謝啓龍汝言 與兵侍周石

芳先生書 報工侍吳先生書 上工侍師二書 上工侍師三書 上都憲師

四書 與盧抱經先生論公穀書 答陳雲伯書 以上王曇 答吳聽山書 答

葉熹菴募輯釋典韻編書 答許青士書 以上胡敬 與友人書 陸繼輅 贈友

人書 劉嗣綰

下卷

答某孝廉書 與子和農部書 與張子和書 以上孫原湘 與朱武曹書 與

劍潭書 以上汪中 與彭甘亭書 吳慈鶴 致當事書 汪喜孫 與林香海翰林

書 袁景瀚 答魯賓之書 姚鼐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袁自珍 與莊葆璣書

楊夢符 與漳州諸同人書 陳壽祺 答任幼直先生書 吳定 與方植之書 李

兆洛 乞食啓 彭績 答王癡山先生書 樂鈞 與黃生論妻黨書 鄧瑤 致潘

芸閣河帥書 林則徐 與盛雲泉論金石書 黃金臺 寄蔡樹百光祿書 謝瑩

後答胡桂山大令書 鄭獻甫 上程問源中丞啓 答朱丹木書 以上梅曾亮

清代尺牘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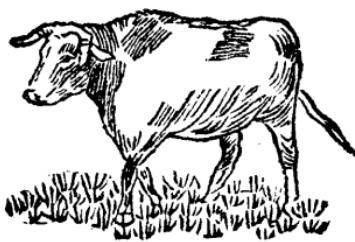
四

- 與董小雲書 傅桐 與陳頌南書 張穆 與人論祝壽書 陳澧 與朱薌孫書 顧壽楨 復朱蘭坡師書 馮桂芬 致曾滌生書 倪仁 答莊芝階書 金應麟 揚州寄湯海秋郎中書 姚燮 與陳芝楣書 湯鵬 與王璞山書 復彭麗生書 以上曾國藩 復曾爵相書 羅汝懷 復曾滌生論文書 戴熙 答門人岑璉轄論駢體文書 譚宗浚 與曾滌生侍郎書 劉蓉 己未上曾侍郎書 吳敏樹 答吳費君書 與陳碩父先生書 以上姚謙 與夏薪卿書 譚獻 謝李少荃中丞書錢振倫 賀左相封侯啓 吳可讀 上吳子苾閣學論國朝古文書 陸心源 與柯山親友書 與潘伯寅副都書 復張孝達書 以上李慈銘 與李忘伯同年書 上薛慰農夫子書 以上趙銘 復陳子餘論韓文書 與陶之方書 以上施補華 致沈幼丹制軍書 復吳又桓刺史書 再與笏山書 以上郭嵩燾 與郭意城書 彭玉馨 與胡潤之書 與吳子儻太史書 以上左宗棠 刺血求援書 沈文肅夫人 復王霞軒太守書 何栻 復查翼甫書 張裕釗 答程曦之書

答章觀瀛書 以上吳汝綸 答汪蓮府昆季書 賀周仁甫新婚啓 與肅毅
伯李少荃同年前輩書 報孫蓮叔書 以上俞樾 與劉二丈書 董兆熊 與諸
暨義軍統領包君書 報李憲伯書 答南社諸子書 以上王詒壽 徵刻江蘇
先哲遺書 啓黃體芳 上當道論時務書 王韜 答友人書 在倫敦致丁雨生
中丞書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 以上曾紀澤 上李伯相論畿南水患書 王炳
燮 與袁爽秋書 王仁堪 復嶽麓書院主講王益吾祭酒書 陳寶箴 復南海
康主政書 經元善 與譚仲修書 張蔭桓 寄陳鏡蓉書 吳存義 致陸存齋書
張度 答康長素第三書 朱一新 復康太學書 簡朝亮 謝左軍門寶貴贈羊
裘啓徐景濤 將抵橫濱寄烏筠溪妹倩書 王詠霓 致吳子修太史書 袁昶
復督署某幕書 徐廣陞 致吳執厰書 梁鼎芬 致吳子修太史書 陸元鼎 復
吳子修學使書 楊文瑩 與裴樾岑年伯書 與劉松生將軍書 以上易順鼎

清代尺牘 目錄

清代尺牘 目錄終



清代尺牘作者小傳

張風上元人字大風一名飄明諸生入清棄去書畫有別趣歎署真香佛空或稱昇州道士有雙鏡亭詩

孫奇逢容城人字啟泰一字鍾元明萬曆舉人晚歲講學蘇門之夏峯因稱夏峯先生其學以慎獨爲宗初主陸王後更和通朱子之說自明至清十一徵不起康熙中卒年九十二著有四書近旨讀易大旨等書

黃宗羲餘姚人字太冲號梨洲明諸生魯王監國授左都御史明亡奉母還家康熙間薦舉鴻博不就徵修明史固辭不起著有南雷文定宋元明儒學案等書卒後門人私謚文孝學者稱南雷先生

李顥蓋厓人字中孚性至孝年十九隻身赴襄城訪父遺骸顧炎武爲作襄城紀異詩康熙中前後以隱逸眞儒薦至拔刀自刺乃免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杜

門不出以終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等書

徐枋長洲人字昭法號俟齋自號秦餘山人明崇禎舉人工書畫明亡以父殉難隱居不出與沈壽民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有居易堂集俟齋集

王宏撰華陰人字無異一字文修號山史工書能文精金石之學康熙中薦鴻博以病辭著有砥齋集

屈大均番禺人初名紹隆字翁山明諸生遭亂棄去爲浮屠中年返初服工詩與陳恭尹梁佩蘭稱嶺南三大家有詩外文外廣東新語等書

杜濬黃岡人字于皇號茶村明諸生明亡隱居金陵不出詩文豪健有變雅堂集余懷莆田人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又號曼持老人生於明季僑居江寧有味外軒稿

曹溶秀水人字秋嶽號倦圃一字潔躬明崇禎進士官御史順治初歸清授原官遷廣東布政使降山西陽和道著有崇禎五十宰相傳靜惕堂詩集

侯方域商邱人字朝宗與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興陳貞慧稱四公子明末以
避阮大鋮走依鎮帥高傑豪邁多大略早卒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

李雯上海人字舒章力學好古與陳子龍齊名順治初廷臣交薦雯才可用授內
院中書

龔鼎孳合肥人字孝升號芝麓明崇禎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入清歷刑兵禮三
部尙書卒謚端毅鼎孳洽聞博學工詩古文與錢謙益吳偉業齊名稱江左三
大家

儲方慶宜興人字廣期號遜庵康熙進士舉鴻博未遇知清源縣多善政有遜庵
文集

宋琬萊陽人字玉叔號荔裳順治進士與施閏章齊名世稱南施北宋有安雅堂
集

計東吳江人字甫草號改亭弱冠著籌南五論上於史可法可法奇之順治間舉

順天鄉試三上春官不第與吳中名士結社論文以終有改亭集

謝良琦全州人號石臞明崇禎舉人入清官常州府通判有醉白堂文集
方拱乾桐城人字坦庵明天啟進士官左諭德兼侍讀入清官少詹事以江南科
場案納賄作弊坐流寧古塔釋歸有寧古塔志方詹事集

熊文舉新建人明崇禎進士官吏部郎中福王時以文舉曾附李自成入從賊案
順治初投誠官至兵部右侍郎

黎士弘長汀人字媿曾順治舉人歷官江西陝西江南頗著政績以蕩寇晉秩布
政司參政乞歸卒有西陲聞見錄託素齋詩文集等

施閏章宣城人字尙白號愚山順治進士康熙間召試鴻博官至侍讀學士詩勝
於文詩文均有集

金人瑞長洲人本姓張名采後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聖歎其字也爲人狂傲有
奇氣莊騷馬史杜律水滸西廂記各有批評清初以抗糧哭廟案被誅

于成龍永寧人字北溪順治間副貢知羅城縣七年多善政後遷黃州同知平土賊何大榮民尤德之善治盜所至以清廉著官至兩江總督卒謚清端有于山奏牘政書

王士正新城人本名士禎避世宗諱改今名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謚文簡詩爲一代正宗有帶經堂集池北偶談等數十種王士祿士禎兄字子底號西樵順治進士官吏部考功員外郎工詩與弟士祜士禎號三王以母喪哀毀卒有讀史蒙拾等書

趙進美益都人字嶷叔一字韞退明崇禎進士入清官福建按察使有清止閣集湯斌睢州人字孔伯一字荆峴號潛庵順治進士康熙間召試鴻博官江蘇巡撫工部尙書卒謚文正有湯子遺書睢州志等書

陶元淳常熟人字子師康熙進士知瓊州昌化縣時常步行村落間詢民疾苦署知崖州事卒有廣東志南崖等集

嚴虞惇常熟人字寶成號思庵康熙進士授編修館閣文字多出其手累官太僕寺少卿後典試湖廣因衡鑑盡瘁出閩十日而卒有詩經質疑嚴太僕集等書
裴璉慈谿人字殷玉康熙進士選庶吉士有橫山集

尤侗長洲人字同人更字展成號悔庵晚號艮齋又號西堂老人以鄉貢除永平推官坐事降調康熙中召試鴻博授檢討歷官侍講侗工詩詞古文每一篇出售誦遍人口後入翰林聖祖稱之爲老名士有西堂雜俎鶴栖堂文集等書

朱彝尊秀水人字錫鬯號竹垞年十七棄舉業肆力古學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入翰林官檢討有曝書亭集經義考明詩綜等

陳維崧宜興人字其年號迦陵康熙中舉鴻博授檢討與修明史有湖海樓詩集
迦陵文集

賀裳丹陽人字黃公康熙初諸生取明人評史諸書義有未當者折衷其是有史

折紅牙詞

方檠如淳安人字若文一字文輶號樸山康熙進士遂經學工古文與方苞方舟稱三方有集虛齋集

蒲松齡淄川人字留仙號柳泉康熙歲貢所著聊齋志異極膾炙人口其詩文曰
聊齋集

全祖望鄞人字紹衣一字謝山乾隆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歸不復出其學淵博無
涯涘有漢書地理志質疑鮚埼亭集等書

方苞桐城人字靈皋號望溪康熙進士坐戴名世南山集事下獄後官至禮部右
侍郎有望溪集等

沈彤吳江人字冠雲號果堂諸生乾隆初召試鴻博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
成授九品官以親老辭歸有果堂集

李鍇漢軍正黃旗人字鐵君號豸青山人與妻隱於盤山買田豸峯下雜山甿以
耕爲詩古奧嶒削有舍中集南史稿

沙張白江陰人初名一卿字介臣號定峯有讀史大略定峯文選定峯樂府

袁枚錢塘人字子才號簡齋乾隆進士以庶吉士散館歷知溧水江寧等縣早歲

解組寓居金陵築隨園以終老有小倉山房集

錢維城武進人字幼安一字宗磐號紹庵又號稼軒乾隆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

卒謚文敏有茶山集

紀昀河間人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乾隆進士爲四庫全書館總裁曾撰目

錄提要一編分支別派挈綱提領世稱淹博官至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卒謚

文達有遺集及閱微草堂筆記

梁同書錢塘人字元穎乾隆舉人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累遷侍講以憂歸不復

仕嘉慶閒重赴鹿鳴賞侍講學士銜工書精賞鑑自顏其齋曰山舟世稱山舟

先生有頻羅庵遺集

胡天游山陰人字稚威有才無遇以副貢生終乾隆時徵鴻博又舉經明行修皆

緣意外事報罷有石笥山房集

彭績長洲人字其凝更字秋士布衣有秋士遺集

任兆麟震澤人字文田一字心齋諸生舉孝廉方正有竹居集

吳錫麒錢塘人字聖徵號穀人乾隆進士由編修官至祭酒工詩詞駢文有有正

味齋集

龔景瀚閩縣人號海峯乾隆進士嘉慶間教匪蔓延上堅壁清野策因以邊平官

至蘭州知府有靜澹齋文鈔

姚鼐桐城人字姬傳一字夢穀乾隆進士官刑部郎中以文名重天下有古文詞

類纂惜抱軒集

王曇秀水人一名良士字仲瞿乾隆舉人好游俠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有烟霞萬古樓集

汪中江都人字容甫乾隆拔貢生精六書說文金石之學晚年專治經術有述學

內外篇廣陵通典等書

吳士模武進人字晉望篤嗜理學有謹心愧人語錄

楊芳燦無錫人字蓉裳以貢生選爲伏羌縣令時逆回搆亂守城五日圍解擢知

靈州尋遷戶部員外郎有吟翠軒稿

丁泰平湖人字禮安號卯橋嘉慶進士官內閣中書有仙赤廬詩集禮記隨筆

龍汝言桐城人字錦珊一字子嘉嘉慶進士官修撰後改內閣中書有賜硯齋集
胡敬仁和人字以莊號書農嘉慶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有崇雅堂文集

陸繼輅陽湖人字祁孫一字修平嘉慶舉人官貴溪知縣工詩文有崇百藥齋詩文
集

劉嗣綰陽湖人字簡之號芙初嘉慶進士官編修後主東林書院有尙絅堂詩文

集

孫原湘昭文人字子瀟號心青嘉慶進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工駢散文兼

擅書畫有天眞閣集

吳慈鶴吳縣人字韻皋號巢松嘉慶進士官翰林院侍讀有鳳巢山樵求是外編
汪喜孫中子一名喜荀字孟慈嘉慶舉人官懷慶知府有且住庵詩文稿

陳壽祺閩縣人字恭甫號左海嘉慶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晚年自號隱屏山人有
左海全集

吳定歛人字殿麟號澹泉諸生嘉慶初舉孝廉方正有周易集註紫石山房詩文
集

李兆洛武進人字申耆嘉慶進士官鳳臺知縣工詩古文有李氏五種養一齋集
樂鈞臨川人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嘉慶舉人工詩有青芝山館詩集

林則徐侯官人字元撫一字少穆嘉慶進士道光時官兩廣總督以禁鴉片事與
英人戰和議成謫戍伊犁旋又起用官雲貴總督加太子太保卒謚文忠有政

書雲左山房詩集

清代尺牘 小傳

黃金臺平湖人字鶴樓歲貢生有木雞書屋詩文鈔

龔自珍仁和人後名鞏祚字璣人號定盦道光進士官內閣中書性喜佛學宗五子尤得力於莊老有定盦集

鄧瑤新化人字伯昭又字小耘道光拔貢官麻陽教諭有雙梧山館文鈔

譚瑩南海人字兆仁號玉生道光舉人官化州訓導有樂志堂詩文集

鄭獻甫象州人字小谷道光進士官刑部主事後主講榕城書院有愚一錄家藏

書目解題及詩文集

梅曾亮上元人字伯言道光進士工詩古文有柏梘山房集

傅桐泗州人字味琴道光拔貢工駢體文有梧生駢體文鈔

陳澧番禺人字蘭甫道光舉人博洽多聞有漢儒通義東塾集等書

馮桂芬吳縣人字林一號景亭道光進士工古文辭兼通算學有顯志堂詩文集
倭仁蒙古正紅旗人姓烏齊格里氏字艮齋道光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卒謚

文端

金應麟錢塘人字亞伯道光進士由內閣中書官至大理寺少卿有豸華堂詩文集

姚燮鎮海人字梅伯號復莊道光舉人詩詞駢體文有大梅山館集

湯鵬益陽人字海秋道光進士累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詩文豪放尤熟於軍國利病有浮丘子海秋詩文集

曾國藩湘鄉人字伯涵號濂笙道光進士改庶吉士官至大學士兩江總督以平粵匪功封一等毅勇侯世襲卒謚文正有曾文正全集

羅汝懷湘潭人字念生道光拔貢官龍山訓導有綠漪草堂詩文集

戴熙錢塘人字鹿牀號醇士道光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死於洪楊之難謚文節詩書畫並有名於時有畫絮粵雅集

劉蓉湘鄉人字孟容號霞仙入曾國藩幕府以諸生累薦官至陝西巡撫同治間

罷歸有養晦堂詩文集

吳敏樹巴陵人字本深號南屏道光舉人官瀏陽訓導有柈湖詩文集

錢振倫歸安人字嵩仙道光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有示樸齋文集

吳可讀皋蘭人號柳堂道光進士光緒時奏爲穆宗立後自殺於薊州寺中

郭嵩燾湘陰人字伯琛號筠仙道光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乞休歸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著述甚多有禮記大學中庸質疑養知書屋文集詩集奏疏讀書記等書

彭玉馨衡陽人字雪琴洪楊事起曾國藩治水師於衡陽玉馨與楊岳斌分統之轉戰長江各省功甚偉官至兵部尙書卒謚剛直

左宗棠湘陰人字季高道光舉人洪楊時以四品京堂統軍轉戰浙江福建等省

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謚文襄

沈文肅夫人葆楨妻林則徐女

何栻江陰人字蓮舫號悔餘道光進士官至吉安知府工詩古文善書有悔餘庵

全集

張裕釗武昌人字廉卿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善書工古文有濂亭文鈔

俞樾德清人字蔭甫號曲園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有春在堂

全集

吳存義泰興人字和甫道光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有榴實山莊詩文集

顧壽楨浙江山陰人字祖香咸豐舉人有孟晉齋文集

姚謙歸安人字子展咸豐舉人洪楊之亂募鄉勇守城城陷赴水不死旋以心疾

卒有景闇齋遺集

陸心源歸安人字剛甫一字潛園號存齋咸豐舉人官至福建鹽運使藏書極富

卒後其子樹藩售與日本有儀顧堂集

董兆熊吳江人字敦臨一字夢蘭諸生咸豐初舉孝廉方正有味無味齋稿

清代尺牘 小傳

一六

陳寶箴義寧人字右銘咸豐舉人參曾國藩軍幕官至湖南巡撫
吳汝綸桐城人字擊甫同治進士官冀州知州光緒時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有
擊甫詩文集

譚宗浚南海人字叔裕同治進士工詩文熟於掌故有遼史紀事本末希古堂詩
文集

譚獻仁和人原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同治舉人有復堂類集

趙銘秀水人字桐孫同治舉人署順德知府工駢文有琴鶴山房駢體文鈔

施補華烏程人字均甫同治舉人以功保舉知府有澤雅堂文集

王詒壽浙江陰人字眉子貢生官武康訓導工南宋人小詞尤精駢文有縵雅

堂文笙月詞

黃體芳瑞安人字漱蘭同治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建南菁書院以經訓造士得
士最盛

王韜長洲人字紫銓號仲弢晚號天南遜叟同治間主講上海格致書院有弢園文集

曾紀澤國藩子字劼剛同治間歷使英法俄諸國與俄人力爭毀崇厚已訂之約更立新議交還伊犁及烏宗島山帖克斯川諸要隘官至戶部左侍郎卒謚惠敏

李慈銘會稽人字忍伯號蓴客光緒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中日事起敗問至感憤卒有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樹閣詩鈔越縵堂日記等書

王炳燦元和人字絅齋號樸臣光緒進士官直隸知縣有母自歎室文集

經元善上虞人號蓮珊屢辦急賑西后欲廢光緒而立大阿哥賴經率衆電諫而止詔下捕之遁於澳門

張蔭桓南海人字皓巒號樵野光緒間以道員召爲太常寺少卿充總理衙門大臣出使美國官至戶部侍郎拳匪亂起有誣以通俄被誅有英軺日記鐵畫樓

詩文集等書

朱一新義烏人字鼎甫號蓉生光緒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以劾李蓮英降爲主事乞歸有佩絃齋詩文雜著

袁昶桐廬人字爽秋光緒進士官至太常寺卿庚子拳亂作上書忤首禍諸臣被誅尋追復原職謚忠節

楊文瑩錢塘人字雪漁光緒進士授編修

張度桐城人字齡谷工詩古文兼善書畫有蟋蟀窩集

簡朝亮順德人字季紀號竹居有讀書草堂集

徐賡陸鳥程人字次舟知南海縣以強項稱有不自慊齋稿

易順鼎龍陽人字仲碩號實甫別號哭庵曾任廣西太平思順道有哭庵集

清代尺牘 上卷

與鄭汝器書

張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則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無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煙村籬落。雲嵐沙樹。燦然分明。此是行條理於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卽茫無措手。畫之妙理。盡於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董也。

寄三無道人書

孫奇逢

居恆每聞人嘆世情之薄。蓋我有所求於人。而人不能副其求。以此論厚薄。天下無有不薄者矣。弟出遊已四月。到處人情貼合。風俗人心。雖澆漓之極。而醇氣猶在。以弟所經之地。所閱之人。有品行之人。有學問之人。有平易近人之人。有孤意。

絕俗之人。有遷善改過之人。有能詩文善議論之人。種種皆與古昔不殊而歡然相接。藹然相親。臨路低徊。每切眷戀。弟所以謂人情原未嘗薄者此也。諸人之長不拈出。亦覺平平。善取之。皆可以爲吾身砥礪。切磋之助。弟此番出門。取友親賢。頗覺受益。足下三無弟。時奉爲心型。時以告朋友。人人仰三無道人也。子姪輩貧病交侵。中有難處。難處方是磨煉處。孝弟力田與讀書之業。望時爲告教。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黃宗羲

伏蒙以修志見召。草堂猿鳥沾被光榮。某獨何心。不思報稱。然而不敢冒味者。則亦有故。蓋文章之道。臺閣山林。其體闊絕。臺閣之文。撥斲治本。緒幅道義。非山龍黼黻。不以設色。非王霸損益。不以措辭。而卒歸於和平神聽。不爲矯激。山林之文。流連光景。雕鏤酸苦。其色不出於退紅沈綠。其辭不離於嘆老嗟卑。而高張絕絃。不識忌諱。故使臺閣者。而與山林之事。萬石之鐘。不爲細響。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必有不合者矣。使山林者。而與臺閣之事。蚓竅蠅鳴。豈諧。

韶。護。脫。粟。寒。漿。不。登。鼎。鼐。蓋。典。章。文。物。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不。能。述。也。某。
巖。下。鄙。人。少。逢。患。難。長。貌。流。離。遂。抱。幽。憂。之。疾。與。世。相。棄。牧。雞。圈。豕。自。安。賤。貧。時。
於。農。瑣。餘。隙。竊。弄。紙。筆。戚。話。鄰。談。無。關。大。道。不。料。好。事。者。標。以。能。文。之。目。使。之。記。
生。卒。飾。弔。賀。根。孤。伎。薄。發。露。醜。老。然。終。不。敢。自。與。於。當。世。作。者。之。列。蓋。歌。虞。頌。魯。
潤。色。鴻。業。自。是。名。公。鉅。卿。之。事。而。欲。以。壇。鬱。之。懷。枯。槁。之。容。現。其。百。一。豈。不。虞。有。
畫。虎。之。敗。哉。今。夫。越。郡。之。志。地。逾。千。里。時。將。百。年。所。謂。臺。閣。之。文。也。既。有。明。府。名。
公。鉅。卿。以。爲。之。主。當。世。之。詞。人。才。子。孰。不。欲。附。名。末。簡。分。榮。後。祀。而。猥。蒙。召。役。枯。
楊。寒。炭。亦。起。煙。華。便。當。祇。奉。恩。命。自。比。幕。下。反。覆。思。之。終。於。不。可。某。聞。梓。人。之。造。
室。也。大。匠。中。處。衆。工。環。立。問。之。大。匠。右。顧。曰。斧。則。執。斧。者。奔。而。右。左。指。曰。鋸。則。執。
鋸。者。趨。而。左。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某。自。視。不。知。斧。鋸。安。在。明。府。右。顧。則。某。將。空。
手。而。奔。左。明。府。左。指。則。某。將。空。手。而。趨。右。又。何。待。環。立。而。知。其。不。勝。任。哉。小。儒。山。
林。之。手。其。無。當。於。臺。閣。也。明。矣。使。其。退。之。於。既。怒。之。後。何。如。退。之。於。未。怒。之。前。耶。

伏望明府哀其弗及收回成命謹以召啓再拜上繳本欲泥首郡朝謝此知遇而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某區區守禮不敢隕越亦知明府之 所責者不以流俗也不勝感荷屏營之情

再辭張郡侯修志書

黃宗羲

蒙明府以志事見委其不敢當者已見於前書但前書以某而言之也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難從來稱志之善者楊升菴之四川趙浚谷之平涼爲最其餘不過苟且充賦將操筆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雜耶或以體格一定無所見長而忽之耶不然則見聞固陋所謂考察能別是一家之學耶更不然則鄉井之恩怨是非無人肯任之耶嗟乎蓋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陽人物記文章爾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獻志考核精詳其他如襄陽耆舊荆楚歲時吳地華陽不可枚舉以其無五者之累也明府固今之升菴浚谷也然而所委之人寧必其無五者之累乎今謂舊志不煩更張只續此數十年以來之

事似矣。某讀明府之例爲類十八則。八縣皆當稟此規範方可合爲一書。今各縣舊志分類不同。或多或寡。若復因仍。則是可分而不可合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革命之際。每多忌諱。隱語闡入。豈可不慎。是又不得不改者也。某讀諸家文集。及於雜史間。或考之正史。則多同異。考之志乘。則多錯謬。以志乘之手。未必如作史者之出名家也。其相去遠矣。今若見其謬誤。遺漏。而一一聽之。恐既經纂修之後。則明眼所照。遺議不專在前人矣。吳縝糾繆於唐書。許浩闡幽於元史。在史且然。而況於志乎。此舊志之所當論者也。志與史例。其不同者。史則美惡俱載。以示褒貶。志則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越中數十年來人物炳然在人耳目者。可屈指而畢。一時富貴爲鄉里小兒所咨嗟豔慕者。其姓氏已爲狐貉噉盡。今若以子孫姻姪之故。探之狐貉口。中而復留之。雖罄會稽之竹。箭剡溪之古藤。有所不足矣。其間亦有高位久宦。干涉國史者。而或爲公論所排。清議所譏。此正當去之以明貶者。試出其家傳讀之。莫不各有一篇粧點文字。老

成凋謝。二三措大其耳目見聞有限。試有人與之分別源流。證明實錄。彼在甕天者。反以爲一人之愛憎。斯時也。起而抗言。爭執則叢爲怨府。何苦而嘗身於市虎乎。若骩骱將順。不特爲明府之謀。不忠而魯衛之士。有以薄其心胸矣。此續筆之所當論者也。語有之量而後入。母入而後量。某竊於今量之。故曰難也。伏惟上裁。

謝陳介眉代辭博學宏詞書

黃宗羲

吾兄與國雯書。見及言都下諸公。欲以不肖姓名塵之薦牘。葉訥庵先生。且於經筵御前面奏。其後訥庵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歎。且喜兄之知我也。某幼離黨禍。廢書者五年。二十一歲始學爲科舉。思欲以章句揚於當時。委棄方幅典誥之書而不視。年近四十。蹇逢喪亂。負母流離。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又烏得有奇聞異見。下逮於農瑣哉。是空疎不學。未有甚於某者也。今朝廷命舉博學宏儒。以備顧問。此爲何等。謂之博學。吾意臨平石鼓。青州摹刻。有一事之不知。卽其罪矣。謂之宏儒。慎墨得進其談。惠鄧敢竄其察。卽其罪矣。故非萬人之

英不能居此至美之名也。卽以前代博學宏詞科而論。以眞德秀處之。尙曰宏而不博。以留元剛處之。尙曰博而不宏。王應麟欲舉是科。乃於制度典故。考索殆遍。今之玉海。其稿本也。見成玉海。某尙未一過。況玉海所本。館閣萬卷纂要。鈎玄取諸胸懷乎。乃如之人而欲當是選。是引里母田婦而坐之於平王之孫衛侯之妻之列也。胡能不駭。從來士之求知者多矣。往往覲面而無所遇合。以昌黎之賢。光範門下三上書而不報。故投行卷。展坐席者。非危苦之詞不道。非誇大之論不陳。揖洗割肉。破琴侍帝。穿屨而行雪中。百方以博鉅公一日之知。然且有得有不得。某於訥菴。未嘗有一面之雅。尺素之通。前歲觀海於海鹽。遇彭駿孫。言訥菴使之問學。去歲正月讀所贈董在中詩。其間稱許過當。今又云云。其何以得此於訥菴哉。夫訥菴之留心人物如此。向若得道弸藝襍之士而與之。則可以爲天下賀矣。無如某僅一憲餕之細民也。孤負訥菴。此某之所以歎也。某年近七十。不學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霧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婦死喪略盡。家近山海。兵聲不時。撼

動塵起鏑鳴。則扶持遁命。二十年以來。不敢妄渡錢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復使之待詔金馬。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嗟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戴逵逃吳。張玄止召。古人或出或處。未嘗不藉友朋之力。不然。則山嵇魏謝。徒以富貴爲市耳。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訥菴先生處意欲通書。然草野而通書。朝貴非分所宜。陳履常云。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此其例也。

與當事論出處書

李顥

伏念某以韋布之微。有此遭逢。欣感無既。尙何濡遲。惟是捫心慚懼。有不敢冒昧者。四不得不覲縷陳。之某幼孤失學。庸謬罔似。祇緣浮慕曩哲。以致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督臺體朝廷旁求誤加物色。遂塵宸聰。蓋以某或有微長。可充葑菲。而不知某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既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備器使。倘不審己量力。何以仰副當辰。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之。

士哉。此其不敢一也。某父喪時。遺某隻身。再無次丁。某母彭氏。守寡鞠某。艱厄殊常。飢寒坎壈。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某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資生固藉。赤貧如故。三旬九食。衣不蔽形。某母形影相弔。未嘗有一日之溫飽。竟艱難病亡。亡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獲襄事。皆某不能治生之所致也。使彼時稍有意外之遇。某當如毛義之捧檄而喜。某母之苦。豈遂如此之悽慘。某風木之憾。豈遂永抱於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有言。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牛而祭。不若雞豚之逮親存也。某每念及此。未嘗不涕泣自傷。今養不逮親。不孝之罪。終身莫贖。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妄膺特典。以玷維新之化理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之時。身無綿衣。百年每以爲痛。遂終身不復衣綿。孫侔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召之不赴。旣而沈遘王陶韓維又連薦之。詔地方起送。終不赴。當時朝廷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某雖無二子之孝。

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某母既不及見某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之辭受出處非獨其一身之事而已其出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今既以某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是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其不得志於科目者必將退而外假高尙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某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某而壞此其不敢三也某雖病廢草野實蔭息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今上之恩居恆念可以稱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改過遷善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某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勸藉以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嗤鄙灰其向善之念將來縱千講萬勸人亦不復信矣某亦何由而藉以默贊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其他曲折難以徧舉方今高賢大良濟濟盈廷亦何需於某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

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
稚。以至宋之陳搏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何。皆安車蒲輪屢徵不
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
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勵廉恥之一大機也。某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
而絕跡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杜門復開。是負朝廷之深知。翻辱
闡幽之盛舉。則其爲罪大矣。且今上方比隆三五。超越百王。豈可使盛世無一石
隱。以昭風厲乎。某是以反覆思維。瀝血剖心。不厭諄懇之瀆。非直爲身謀。實所以
爲國謀也。伏望執事矜某之苦衷。諒某之非矯。俯賜保全。力爲轉覆。則曲成之仁。
賢於推轂。而某之頂戴洪慈。更萬萬矣。

與葛瑞五書

徐枋

弟自二十四歲而遭家國之變。今忽已四十三歲矣。覩顏偷生於喪亂憂患之中。
轉眼不覺遂二十年。回首二十年中。其所遭萬死而一生。及自分以必死而不死。

及必不欲生而復倖生者不可以縷述也退之云譬如痛定之人回思當痛時未知若何以自處也而況今二十年矣而痛尙未定者乎噫爲可悲也蘇子卿陷身絕域十九年而歸漢所謂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千古而下讀之猶爲隕涕今已二十年而日月尙悠嗟乎人生幾何何以堪此弟今年纔四十三耳而鬚髮半白齒牙搖落筋骨關竅之間自知有深入之病嗟乎憂能傷人其信然乎然以二十年倖生而自謂尙可與兄披襟解帶而無愧者非獨以杜門守死爲然也此二十年中所成書通鑑紀事類聚三百若干卷廿一史文彙若干卷讀史稗語二十餘卷讀史雜鈔六卷建元同文錄一卷管見十一篇計成書亦且幾百卷矣然弟之無愧於兄者不在此也二十年讀書課文編輯之中蓋亦有得於身心之學焉聖賢每謂能自得師又謂無常師弟雖不敏然於土室面牆形影相弔之時而往往自得師也於古於今所聞所見有一人一事之可敬可羨者輒以自驗吾能如是乎也有一人一事之可羞可惡者亦輒以自驗吾能不如是乎也有一人之砥行於

一。世。而。失。節。於。臨。時。者。輒。以。自。驗。吾。能。不。如。是。否。也。有。一。人。之。脫。略。於。形。骸。而。矜。
慎。於。衾。影。者。亦。輒。以。自。驗。吾。能。如。是。否。也。偶。見。古。者。於。極。寬。大。中。而。忽。引。繩。批。根。
於。一。人。一。事。輒。以。自。問。吾。罹。此。何。以。自。處。也。偶。見。今。世。於。極。慘。覈。中。而。忽。疏。節。闊。
目。於。一。人。一。事。亦。輒。以。自。問。吾。遇。此。得。毋。苟。免。也。如。是。者。二。十。年。於。茲。矣。矻。矻。窮。
年。孜。孜。不。倦。蓋。吾。心。無。一。息。之。停。也。孟。夫。子。所。云。孤。擊。之。操。心。者。乎。易。曰。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魯。論。曰。君。子。坦。蕩。蕩。惟。其。終。日。乾。乾。夕。惕。若。所。以。能。坦。蕩。蕩。也。所。
以。弟。二。十。年。來。於。平。居。時。若。履。春。冰。之。必。陷。也。若。蹈。虎。尾。之。必。咥。也。及。至。世。路。構。
稽。天。之。波。弋。人。布。彌。空。之。網。而。我。坦。然。未。嘗。動。吾。心。而。嬰。吾。寧。也。何。也。自。信。我。之。
必。不。預。於。是。也。必。不。預。於。是。蓋。以。平。時。深。自。處。無。以。招。之。也。苟。平。時。深。自。處。無。以。
招。之。而。吾。不。幸。而。仍。闖。入。其。中。此。亦。定。命。也。此。亦。無。悔。於。中。者。也。又。何。以。動。吾。心。

與趙韞退大參書

王宏撰

昨承執事枉駕。以貴鄉諸先生之命。屬爲賀相國馮公壽文。且云本之相國意。又

述相國嘗稱宏撰文爲不戾於古法。此雖宏撰所惶悚不敢當而知己之誼則有中心藏之而不忘者。卽當欣躍操觚竭其所蓄直寫相國碩德偉抱輔世長民之大略以求得相國之歡然而審之於己度之於世皆有所不可故敢敬陳其愚惟執事詳察焉。宏撰以衰病之人謬叨薦舉嘗具詞控諸本省撫軍轉咨吏部不允嗣又奉詔嚴催不得已強勉匍匐以來京師復具詞令小兒抱呈吏部又不允借居昊天寺僧舍僵臥一榻兩月以來未嘗出寺門一步卽大人先生有忘貴惠顧者皆不能答拜特令小兒持一刺詣門稱謝而已。鬚白齒危兩目昏花不能作楷書意欲臨期尙復陳情冀倖於萬一蒙天子之矜憐而放還田里夫賀相國之壽非細故也諸先生或在翰苑或在臺省或在部司皆聞望素著人人屬耳目焉公爲屏障以爲相國壽則其文必傳視都下非可以私藏巾笥者也宏撰進而不能應天子之詔乃退而作賀相國之壽文無論學疏才短不能揄揚相國之德卽朝廷寬厚之恩亦未必以此爲罪而揆之於法旣有所不合揣之於心亦有所不安。

甚至使不知者以宏撰於相國素不識。而今一旦爲此文。疑爲夤緣相國之門。希圖錄用。欺世盜名。將必有指摘之及。不但文不足爲相國重。而且重爲相國累。此宏撰之所以逡巡而不敢承也。卽執事代爲宏撰籌之。亦豈有不如是者哉。不然操天下文章之柄。爲天子教育人才。天下之士望之如泰山北斗。伏謁門下者。咸思得邀相國一盼爲榮。其閒負名位而擅詞華者。固繁有徒。而相國獨屬意於賤子。身非木石。豈有不心識此意者。而顧推委而不爲。有此人情也乎。所謂韓愈亦人耳。所行如此。欲以何求耶。是用直布腹心。惟執事裁之諒之。並乞上告相國。倘邀惠於相國。得歸老華山。爲擊壤之民。以遂其畎畝作息之願。午夜一燈。曉窗萬字。其不能忘相國之德。將以傳之紀載。而形之歌詠者。必有在焉矣。燕山易水。共聞斯語。唯執事圖之。

復吳綺園書

屈大均

僕行年遂已六十。道德未成。文詞何補。欲於五經寶書有所纂撰。往往以無書考

訂閣筆久之誠所謂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可爲太息者此也。每恨僻處嶺南圖書鮮少徒欲萬卷咸披不得百城長擁面牆而立欲信無徵蓋天之窮余不在於不逢堯與舜禪而在於孤生瘴鄉塗耳目而拘神智安得遂舍桑梓乘長風與白頭老母駕蘇耽之胎禽黃口小兒躡鮑靚之鳬鳥直至秣陵徧購羣書廣借藏帙勒完五經之私本裁諸史之大成與足下輩三四人日夕編摩迭相參訂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乎足下念我齒長乃與諸君爲黃山圖見壽母言黃山黃山乃吾心腹腎腸之物言之輒五中牽動搖搖曳曳不能自持莊子云逃空虛者見似人而說今見似黃山者於冊子悅極生悲其亦何以爲懷乎黃山圖外復捐白嶽頂煙漢玉鎮紙之貺如斯瑰物可代珊瑚之筆格何殊蟾蜍之水滴將永以爲寶子孫守之敬謝敬謝

戲答練石林書

僕固好爲古文日與能古文者游然而非今之人也蓋自周漢左馬以迄南宋陳

杜濬

同甫又新參一歸熙甫而止。鄙以下無譏焉。若來教某君。僕未嘗識其人。子瞻所謂直懶耳。別無說。然頗聞人傳其自滿之狀。殊令人致惜。大抵一時新銳風氣。如此不必深論也。獨怪有一老友年長於僕。亦復風氣移人。打入少年場。不窺耆舊。傳妄自菲薄矣。吾文勝昌黎。是何等語也。釋典言。譬如小民自稱國王。徒取誅戮。爲可憐憫者。何其多歟。僕嘗言。雖有絕代文章。掀天事業。一著色相。便是俗人。何則。道眼不開也。況今人伎倆可知者乎。然此猶是莊語。僕又有一諧語。可以奉入足下。雜著中者。近有一友。爲僕述某公一介不與。卻未一介不取。可謂一邊伊尹。蓋舊有此謔也。僕應之曰。今某公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半截周公乎。聞者莫不絕倒。直是天生絕對必傳。無疑。足下蒐羅編纂。有年。今始得此。壓卷笑忭。可知也。然從此當與足下動色相戒。毋自入甕。乃可哉。

與龔芝麓總憲書

余懷

前作詩送程翼蒼赴國子任。中有句云。芝麓三年作此官。烏臺松柏擁琅玕。爲今

日再掌憲綱之讞也。伏惟先生資元龍之氣挺召虎之才。道邁張蒼格高劉瑀。絳驥清路赤棒橫街。齊高帝云御史大夫職爲憲司以威裁爲本。劉孔明云居此官者必使藩邦斂手。豪右屏氣。先生爲國棟梁。作時霖雨。豈非千載一時耶。古詩六十韻書冊寄奉。雖炫璞鄭氏獻鳳楚門。而雌霓之辭必見賞於元禮。江春之句應手寫於燕公。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與杜于皇書

曹溶

文章家弟近又得一人焉爲西江魏叔子。其識見議論足與于皇相上下。弟惟見其論古諸篇於他體未概覩然相其筆勢必能者也。弟所以深服二子者良以一時風氣言古文者滿天下。其率臆妄作放手野戰。自以爲過於古人者。既在不知文之列。可以不論。而一二泥古之士。自矜合作者。又如書家臨摹一種。點畫畢肖。然離乎古人之跡。自作數字。便不成書。則亦可謂不善學者矣。獨于皇與叔子。既優入古人之域。在規矩法度之中。無一字妄作。而又能脫略形跡。擺落格套。如書。

家得古之神而能自爲書以妙天下而傳後世是乃可貴耳何日枉訪商量盡發秘藏以問剖劂實弟志也。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侯方域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孔昭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予以智者余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

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夕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屢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尙書之敎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而僕豈有是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

不。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
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
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
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
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

與金長留書

李 雯

太僕歸里。得詢先生起居及令子無恙。差以爲慰。家君既終。遁窮荒。叟也。復遭再。
別。深。慚。故。人。厚。義。退。而。自。責。未。嘗。不。頓。足。而。拊。膺。也。先生春秋漸高。胤息單弱。今。
桑梓貴人在長安中。能衣被人者。皆無昔日之雅。杖馬筆銜酒杯者。朝夕在何許。
此愚父子所燕居而深念者也。先生髮短而心長。居於窮巷之中。不媿金石之義。
其意氣豈特曹邱君卿而已哉。然二子皆交通貴人。周旋緩急。在於形要。故能使。
聲名發聞。傳之史册。而先生之所急者。乃在遠戍窮交。布衣下士。特時勢有不便。

要其志義奚啻古人使後世更有一太史公班孟堅揚微闡幽則游俠之傳其必有金先生矣先生望雲間之樹。斐也望長安之門皆不可得而見所願順時自愛更期三年斐雖不才猶當背城借一或斐之北轍卽爲先生之南轍未知造物者謂何耳。

寄廣陵宗定九書

龔鼎孳

友人入都持示瑤華兼拜芳咏捧覽珍重如挹清暉美人貽我青玉案不待誦停雲而躊躇託梁月以繾綣也京雒風塵懷抱爲之不佳琳瑯妙麗屬和未遑出山泉濁此亦其一斑矣草堂無恙新柳依然綠酒朱絃嘯歌自適獨南國榜花姓字自陳士振外吾黨知名之彥闕其無人吾兄曠世逸才不亟登之承明著作之廬而淪落嶽崎峨眉未嫁使子虛凌雲遂爲千古僅遘眞令人扼腕於文士之數奇耳益砥千秋佇張赤幟願勿過爲鬱鬱也弟經年索米境況蕭然無曼倩龍蛇之才而負嵇康禽鹿之性懷丙容薄祿之志而兼子雲守拙之癖近雖漸爲世用然

韻不譜俗終當決策長林耳

與李處士書

儲方慶

僕入晉三年。始得識傅青主。一見如故交。因縱論天下人物。於秦中則推足下。以爲可與劉穆之比。青主相人多矣。獨心折足下。必非常人也。常人之相見也。必以文。且有所媒而後相合。而又非無爲而求交者。至於英人傑士。意氣交得。可以貫金石。通神明。而其不謀而合之故。固往往忽然致之。無端遇之也。僕吳人。與足下相去三千里。今爲晉。更亦有二千里之隔。不得見足下。中間又無親知。故舊與足下爲緣者。足下爲處士。僕爲吏。其道又不相涉。三者乃常人之交所深忌也。而僕輒貿然於數千里外。一無所見。忽致書不謀面之人者。何哉。亦以足下非常人也。足下如常人乎。則必訝矣。足下必不訝也。今青主嗣君來秦。故附一言以道意。

與傅青主書

儲方慶

僕非俗吏也。然其所爲甚有似於俗吏。蓋處斯世者皆有不得已之心。故不敢不以俗吏自居。而當世之高人偉士或鄙而遠之。格於其形也。形不相接則無以自明。豈惟高人偉士鄙僕乎。僕亦疑天下無高人偉士矣。如僕之渡河入晉也。未嘗一日忘天下之高士偉人。然爲官守所限。無由自致於高人偉士之前。而耳目間交接者。又皆碌碌無奇之人。竊謂秦無人矣。繼於人牆戶間。見先生書法深嘆其精妙。卽詢先生之爲人。俱云先生隱君子也。通六書。曉算數。善醫藥。官於并州者莫不知先生之名。先生夷然不屑也。又有云先生自革運以來。絕意於功名。淡然無求者三十年於茲矣。僕誠有向往之意。而形不相接。尙未知先生之爲何如人也。如先生以高名邀天下之貴顯。則縣令之卑不足當先生之一盼。僕將唯唯退矣。雖然。僕未知先生爲何如人。先生又知僕爲何如人哉。僕之詩數章亦可以見僕之志也。先生試覽之。倘不以俗吏視僕。則僕與先生豈形之所能格乎。

昨歲經過珂里。奉訪雲亭。一慰懷想。聊申契闊。徒以王命嚴程。僕夫敦馭。遂使暫違。叔度遽別。眞長滄江白雲之望。清風明月之思。與時俱永矣。年翁抱桓譚之絕才。負嗣宗之神筆。文園著作有類馬卿。騎省閒居。聊同潘岳西郊宴喜。陸大夫之優游南國。簪裾王右軍之觴詠。以視夫風塵鞅掌。跋涉關津。固將使叢菊笑人。女蘿含誚矣。弟承乏越東。濫膺浙綬。自慚敝帚。何當長風正恐渤海稱煩。淮陽難臥。偷貽知己之羞。詎解勞人之目。惟是探奇禹穴。選勝秦峯。叔夜山亭。幾存斷柳子真舊井。獨酌清泉。緬懷古以孔殷庶褰裳。其不遠然而屋梁落月時。念故人谷裏鳴琴。睠言同好。幸家季之忽臨。屬芳穀之遠訊。捧讀翰音。如聞玉歎。喜荷交拜。不知所云。

與宋牧仲書

計 東

都門一別三年矣。聞佐郡黃州威望甚著。東客歲忽欲作三楚之游。思得與足下相見。抵掌劇談三四日。以盡發其胸中之鬱結。遂至武昌謁吾師厚庵先生靈。

牀一慟哭再從足下假輕舟一葉溯衡湘之間登南嶽謁魏夫人祠盡覽道藏三式天官醫藥兵法諸書以歸有自中州來者云閣下頗拒客東一笑而止然此三事者耿耿日在胸臆間不可釋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堪將相如唐嚴鄭公李贊皇輩當今如宋子牧仲者東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略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東北者亦不多數人非東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東顧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阻也東今者以叫閩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泝大江叩門於宋子遙計臨臯亭前吳大帝祠下將必有計子吟嘯之聲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後幸早寄報章相示

與應仲謀書

謝良琦

前年使者從虎林歸辱足下賜書念僕孤立無與援欲僕於天下士及平生親故

少見峻絕。僕非敢如此也。以足下之相知。猶尙言此。況世之眈眈於僕。亟欲得其過。以肆其謗訕者哉。就欲作書還答。會遭讒賊。致煩白簡。旣苦待理無暇。又詞中所引。且云僕與遊客某某相結約。竊念誠如此。將足下之說可不辯而明也。僕性本孤寂。少時在里中。里中兒相與談游。俠意氣。僕便不屑意。及長讀聖人之書。頗知其道。以爲士君子立名砥行。莫先於自重其身。故往往嚴去就。慎取與。不苟爲然諾。然於蓄道德能文章之士。則又篤好而深慕之。蓋僕生平所惡。止是浮薄不自愛。重之徒。而非謂交天下士。當盡用其嚴冷也。逮後遊宦南北。所見天下士。不少不肖者。且勿論。卽士大夫亦類不能如僕之所期。僕始歎息失望。便欲獨寤寐。歌不與世交接。顧猶未敢決絕。此皆足下所深識。僕豈好爲崖異蘄絕者哉。今足下。又以此教僕。然則足下謂今天下士果何如也。自古大聖大賢。其生也不偶。則守其道。獨行而不悔。此士之常也。今則不然。不別賢愚。不度才德。皆傲然自命。曰遊。其平時相對。慷慨歎息。則必曰遊道。嗚呼。何其怪異者歟。以僕所見。其人大率。

依阿。淟涊。挾持涼薄。不過希望人恩澤。居恆剽竊章句學爲詩及書。又學爲大言。矜詡其同姓同里之達官貴人。或自言與達官貴人某某交厚。昏夜向人乞憐。得請。則再三至不已。不得則肆意詬罵。同遊無賴。一唱百和。當官者畏其奸。不耐其絮聒。勉強承受。當時惟不肖者爲然。近者士大夫莫不然。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僕於此輩雖拒絕至平生。親故如此輩者亦繁。有徒自始仕至今。亦數過從矣。僕離青溪後。在江南三年。近日待理又二年。從無一人見問。或道塗相遇。皆側身趨避。不避亦不交一語。近聞僕事。白得仕。又相顧色喜。嗟乎。足下謂此輩果如何。而謂僕能堪之耶。然僕之遭讒。賊被罪。以至於今日者。其禍亦原於此。足下之教僕者是也。僕生平每自謹飭。不敢有所缺陷。獨親舊見僕如此。以爲刻薄寡恩。不肖者見僕如此。以爲落落難合。逢人便謗議。舒洩其憤恨。士大夫見僕如此。以爲自尊大。聞人妄言某。某僕遇之厚。遂輕相信羅織。以爲罪狀。嗟乎。僕誠不願有此。患生於疾惡太甚。而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少也。以此益憤。

憤。便欲掃迹滅景。自投深林。又念遭際清時。不忍捐棄。且半生苦心述作。未有成就。欲與當世賢人君子講習討論。鄉者得二三人。近又得一二人。酒杯議論。往復肝膽。呈露不假膠漆。自然訴合無間。足下謂僕於天下士果一槩峻絕者乎。抑亦有所推擇也。足下之教僕皆足。下厚愛僕之意。特僕深惡此輩。欲一盡言之耳。足下得僕書。倘不以爲過。或者其冁然而笑耶。

與陳伯璣書

方拱乾

久不得伯璣消息。讀近詩。彷彿其八九。終耿耿也。古人交之深淺。學問之增損。率於詩中見之。蓋其寄託者靜而專耳。辭藻諸作。眞愷宛厚。已踞上乘。向曾以痛之一字告兄。如此則痛矣。應酬作亦堪壓倒時流。但未免名之一字。橫據胸中。耳性情之極。應酬亦歸性情。如惠子白驥瘦。鼎湖瞻望遠。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吾輩究心此道。當時時體會。一傳字消除。一名字傳之。必可名也。名則未必能傳。此中甚微。長安非詩地。老夫則舍此無以爲生。所作年來轉多。恨不得兄一面商

之解人不可多得。每詩成惟有自起舞。或者將來有知己所謂不需名而若有可傳者也。今年詩全抄一本寄白門兄向兒輩取之可也。

汝陰與人書

熊文舉

人言縣令爲俗吏。予不信也。卽予迎送轎車之暇。縱遊野市郵亭。烏巾白帽。遠想悠然。山僧老農。皆得持楮板索書題字。村氓里婦。勃窣雀鼠之爭。數言剖析。歡喜踴躍而去。此情景視長安軟塵十丈。鈍騎蹀躞銓弊。蝟毛吏胥窟穴。其中以目瞬眉揚。爲狡猾變幻。緝事虎冠。眈眈兒肉。何啻糞壤之望雲霄也。

答賀子翼季子兩先生書

黎士弘

兩先生道風高峻。十載山居。竟肯爲鄙人而出。弟忝竊珂鄉。無所表見。賴此一事粉飾。三年中短才拙政耳。江干惜別。甚難爲情。使來又承芳訊。開函細讀。如面故人。弟來此經歲。祇有爲老母日夕牽腸。至於山川風物。盡耳目所未經。見讀書三十年。始得親身印證。每當奇絕處。恨不得兩先生同之也。此間將吏如織。皆樸重。

無他腸。提臺復解文。好客園可飲酒。書肯借人。連歲豐收。雉兔賤如泥土。南來二十口。日費不滿百錢。春夏之交。高柳參天。清泉直放於衢路。芍藥接畛。連畦不異。南人種菜。高處望數百里外。雪山如琉璃裝合。日色眩晃。不能正視。七月蚤寒。已見微雪。蠅蚋絕無。當筵歌舞。殊可觀聽。不知與譜中甘州八聲有無。離合更且俗。不好訟。又畏官長。盡日簽簿。書不滿半寸。衙鼓一罷。便可闔門讀書。先生視此種種。吾事豈不大濟乎。八千里外。盛述侈談。如此。非敢夜郎自大。冀故人不爲遊子記憶而已。邑中紳士。幸致遠懷。他日南轍先生有問。更得悉數以對也。

上劉相國書

施閏章

嘗讀昌黎三上宰相書。壯其瑰瓌雄辯。動心驥目。至所云蹈窮餓之水火。書亟上而不得通。足屢及門。而閹人辭焉。猶喋喋爾也。竊以爲過矣。士固信於知己。語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其知己邪。不待其辭之煩。其不知己邪。義當斂喙而退。雖然。以昌黎之才。援周公吐哺。握髮之風。大聲疾呼於宰相之門。如以石投井。又悲其。

遇之窮也。章在京師。一僕一騎。日索米數升。聚書不滿千卷。迂疎鴦怯。不能自振。拔以聳動當世貴人。閣下見其詩文。有一言之合於道也。且謂其窮約能自守也。咨嗟稱異。言之於在朝寵之。以文辭惟恐其不見賞於當路。不傳於將來。此豈有交游之根柢。左右之先容。干請交際之僕僕哉。章迂疎鴦怯。閣下遇之若此。向使其才行卓絕。獲進於閣下之門。其汲而引之。張大之何如也。今章待罪於茲二年矣。學使美官。齊魯又聖賢文學地。竊欲感奮振拔。興起禮樂。扶育人才。報天子特簡之恩。而其碌碌奉職無狀。效亦略可睹矣。有譽之者。不過曰。辯文字高下耳。或曰。能塞徑竇耳。其嫉之者。則非笑之矣。人情非其所親信。一旦聞嫉者之言。則必疑。疑而終怠。不爲解。則必怒。疑且怒焉。疎節者。於是乎殆矣。考山左學使題名記。最著者。理學則薛文清。文章則王道思。其餘數十人。若顯若晦焉。某既不能追蹤。文清又未能比肩。道思教不足以變風俗。祿不足以逮周親。惟日惴惴畏罪也。吁亦可鄙哉。詩有之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閣下位益尊。而德益盛。學益富。而心益。

虛章自顧無可報。尺寸然其向之無因。至前者既已。咨嗟稱異。不以衆人遇之矣。其後此者可知也。而猶未能終。嘿者轅下之駒。感伯樂之顧而仰首長鳴也。

與韓貫華書

金人瑞

弟昨與蘭老論唐律詩。曾云必須忍辱知足。樂善改過。此言除蘭老外。竊恐河漢者不少。今於紙尾亦乘便求政。人人不忍辱。不知足。不樂。善不改過。卽斷斷未有能爲律詩者也。律詩一起一承。一轉一合。只是四句。每句只用七字。視之甚似平。平無異然。其中間則有崎嶇曲折苦辣甜酸。其難萬狀。蓋曾不聽人提筆濡墨。伸腕。便書者也。爛醉天真。潑墨淋漓。無如青蓮先生然。試觀其律詩七章。何章不從崎嶇曲折苦辣甜酸之後。乃始得成耶。或曰。八叉手便已得此。自是見其臨賦之時。殊不知其不賦詩時。固無有一時半刻不心。心於忍辱知足。樂善改過也者。此所謂心地也。

與友人論羅城事書

于成龍

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狔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鬪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於十八年之官選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友者不以爲友。賒脚錢。寄口食。行至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其人慷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之勿往。以繳憑爲高。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讀書半生。曾知見利勿趨。見害勿避。古人義不辭。難之說何爲也。揮淚而別。五月抵家。別母及妻兒。資斧艱難。典賣田屋。止得百金。攜蒼頭五人。勇壯可伴。臨行。族人相餞。歡飲至夜。古云。壯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此不情語也。天明。舉家拜別。以祖遺田產文券交付長子。但云。我作官不管爾。爾作人莫念我。攬轡。登程。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獞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一病顛連。未免英雄氣短。扶病陸行。至桂林。謁上司。皆見羸體伶仃。詢及病狀。驚憫特異。惟勸以方藥調治。勿亟赴羅。抱疴之人。至是膽。

落。往日豪氣消磨。何所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尙未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遇許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即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似營壘陣塲。瘴雲慘澹。苦霧淒迷。哀哉。此何地也。胡爲乎來哉。悔無及矣。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癡人作夢。以爲邊界。如此漸入腹裏。或不更然。可憐黃茅一路。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草屋數椽。寄居漢壽亭侯廟。支牀周倉背後。夕不暝目。心焉如割。黎明到縣廷。無門垣。兩墀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間。而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開一門。入爲內宅。茅屋三間。四面皆無牆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爲乎來哉。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無一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勿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憾已命不殞。禍及從僕。黃瘦如鬼。相對而泣。莫能相救。無何。一僕旣死。餘僕皆病。康熙元年正月。謀爲歸計。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

累丁寧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卽生亦何爲哀哉。幸有此也。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晒而已。其年逃僕歸家。大兒悲念天涯萬里。一主一僕。何以安身續覓四僕來。而三僕皆登鬼籬。止存一僕晝夜號咷。一如風魔事處兩難。一人難以遠行。欲遣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如此僕更切思歸之念。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一刀。牀頭樹二鎗。爲護身符。然思爲民興利除弊。囊無一物。猺獞雖頑。想無可取之資。亦無可殺之仇。帖然相安。事到萬不得已。時只得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違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務期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眞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通行。境內雖平。憾與柳城西鄉爲鄰。此地祖孫父子。生長爲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艱。置之高閣。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

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齊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專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渠魁免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獵人不畏殺。惟以剥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臺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土謠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安。人心既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族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謬蒙上臺賞識。列之薦章。遂有四川合州之擢。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脚。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值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惟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間嘗祝城隍。我無一毫虧心事。當令早還鄉井。今得遇合。豈非上。

蒼默佑回思同行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是以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嘅

致汪苕文書

王士正

二年契闊方喜連牀三日流連忽驚判袂接手訊備悉近狀一再往復泣下沾襟嗟乎苕文昔與同人翱翔京雒入則接席出則聯鑣睥睨時流上下千古意氣何盛也自鄢陵讀禮潁川引疾南海出使弟旣風塵憔悴悽愴江潭兄復蹭蹬左遷退歸吳苑又何衰也昨者蕪城暮雨官閣孤檠相見悲歡宛如夢寐竊思百年之中良會有幾母論舊游雲散不可復得卽如此夕剪燭聽雨共話長安舊事雖復百端集臆萬感填膺由今思之亦人生之極樂也卜鄰洞庭之約數載於茲靈威丈人實聞斯語比聞議裁去李官深憾鹿麋之性便當一瓢一笠從吾兄於七十二峯之間此願不遂爲當奈何

與林鐵崖書

王士祿

獨聞先生經營舟車。尙思一出。僕不揣愚昧。私謂不可以先生彊項自審。能化爲繞指耶。以先生古貌古心。自審能不吐不茹。乍迎乍拒耶。以先生兀突支離。自審能截鶴續鳧。適時諧俗耶。有一不能。卽方馳驅王路。僕且將遺書相勸。曰先生其休矣。矧林泉素甘烟霞可戀。纓組何物足以相牽耶。憶先生與僕語。每自恨無威光察先生之意。不過以居隱處約。便爲市兒里婦所狎玩。追念升沈。不能不時有斯感耳。然吾曹所爲威光豈車前八驥之謂耶。古來儘有位甚高儀觀甚偉車服呵殿甚都且盛。而其人奄奄泉下。比於曹蜍李志者又有短褐不完糠粃不飽。而歌聲滿天地爲水火所不能傷。魑魅所不敢害者。此其威光又何等耶。況舍人爭席。正有道之所貴哉。先生儻果有嚮意。一讀僕書。亦可忻然一笑。脫轄而折軸矣。

與王貽上書

趙進美

竹西烟月江左風流。吾貽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吏隱者。優游金馬門。從容侍從諷諫人主之側。未有束帶罄折日親爰書。臨兩造而游戲。辦之如此。美不佞。去國

萬里躡躅僻壤。聞見孤陋。墨池塵封。雖夙習難除。間一握管。而偃蹇自放。總非故吾貽上枉函問訊。揄揚溢實。及反復讀近集數過。乃知貽上殆自道也。蓋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造物。五官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異。今有人於此。欲顛倒五官四肢之位置。自爲新奇。不可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異。貌性靈無異。用亦不可也。詩文千秋之事。彼門戶相角。論議相勝。徒自苦耳。黠者矜獨。庸者逐餘。波其失一也。時名易襲。論定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推而至於泰始黃初。離合異同。大概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瑤華不遺餘力。虞山指摘。併及何李。幾於棘手罵座。然杜少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人。不容於口。自今視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瑤華乎。此語獨可與吾貽上道。亦願與貽上共勉之。婆娑瘴鄉。意興都盡。瑤華在前。不覺見獵心喜。娓娓至此。

答顧亭林書

湯
斌

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遊名賢卽曰吳郡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曆象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眞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草元禮往往言與山史同某私心嚮往冀或日暮遇之屏居邱園過從稀簡又足跡久不及四度無從奉教左右一日承先生手翰遠及若以某爲可與言者感愧何如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承諭近日言學者溺於空虛無當最中今日流弊竊謂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爲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爲邦而已言仁以視聽言動合禮爲目爲邦以虞夏商周制度爲準喟然一歎亦以博文約禮爲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至曰一貫曰無言總見聖賢全體大用內外合一動靜無非道妙亦非虛空之說所可假借陽良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虛作一番光景玩弄故流弊無窮某妄謂今日無眞紫陽亦未必有眞陽明也大刻精確有裨世道敬服敬服

惜不能得日知錄盡讀之何時面聆台教聞所未聞乎。

上熊孝感相公書

陶元淳

元淳昔游都下。值公居洛之時。未獲造門。戊辰歸里。座主徐公以書與之曰。孝感公見會稽錄文。極賞足下理學醇邃。欲相薦引。癸酉歲屬草崑山相公墓道之碑。又蒙歎譽。至今藏弆東海。頃者持法太堅。觸忤當事。陷於文網。又蒙部議。力爲洗白。自惟平生無一善狀。徒以師友淵源。得託大賢之門。旣感知己。又荷恩私。此及門諸子之所難。而以元淳得之。公之遇之者。不爲不厚矣。夫士君子之出處。各有本末。學問各有原委。非其人而強語之者。僨也。遇其人而不就正之者。瞽也。元淳束髮受書。頭白無所成就。於學問非有得也。年逾強仕。出身萬里。又以被誣乞歸。於出處非有關也。然生平嚮往頗知決擇。當世有大賢焉。而不知就正。則終無是正之日矣。太史公有言。請略陳固陋。今日試陳之。倘亦孔氏盍各之義乎。元淳少有經世之志。妄謂先王之大經大法。亡於商鞅。歷漢唐宋元。遵用秦法。至明祖而。

更始我世祖章皇帝亟推之以爲遠過漢唐今會典所載功令所懸典章制度綱紀節目大約皆明之遺也然明之子孫不能守其祖宗之良法名存實喪流弊至今未釐元淳不揆狂簡以爲國家開創數十年未遑制作承敝通變正在今日竊慕賈生治安之志欲以六部所統之政爲綱以曹司所分之職爲目條列得失去其中晚之弊而復其祖宗之法亦去其祖宗立法之小疵而成我國家不刊之大典此固壯年之志不自知其迂而無當者也年長不偶遇汪子武曹於京師相與論洛閩之學沿波討源辨晰微眇深自以爲弗如然竊謂聖人之道昭垂六籍至宋儒而大明後人但當力行以求其所爲弗畔者不當復標講學之名以樹射者之故自二十年來檢括身心於日用動靜語默之際隨時體認隨事力行期於變化氣質涵養義理而未嘗有所著論然材性庸下工夫未熟今又投命窮荒不得親炙當世之賢士大夫薰陶濡染以進其德而潰於成其頭白而無所成就宜也此固一生學問之大凡也至於出處亦有可得而言者少年好古文詞以爲潤

色鴻制丹青至化。亦古文臣不朽之業。後見中朝之士祿入不足於供。往往奔走形勢。關說事情。以佐斗升之不給。而其不肖者。遂因之而大爲奸利。人品之壞。多由於此。以故絕意清華。殿試前九列中。有欲爲之地者。要往一見。嵐山相公時。以明史之故。欲留共事。勸稍委蛇。往復三日夜。而卒不應。嵐山歎息而止。是時武曹兄弟同館。知狀良不欲。苟進於其始也。旣選昌化。感劉東山願親民事之語。以無地。無遠近。賢者皆當盡心。而寧知其事又有不盡然者。處元淳今日之勢。必不可。以復留。而其大指則有三焉。母年七十五歲。家徒壁立。無甘旨之奉。尋常音問。經歲不得一通。起居眠食。都不可知。疾痛疴癢。俱不可測。以情言之。必不忍以復留矣。昌化額糧千五百兩。而浮糧荒糧。十居其七。其公私雜派。又不下千五百兩。正供一而私飽十官。取十而中飽百。以故盡室逃亡。荆榛滿目。元淳不得已。節衣縮食。盡捐雜派。斷絕交際。清理賦役。又條上浮糧。始末一詳。再詳。誓必豁免。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駁查。再四竟被阻格。古人不得其職。則去以義。言之亦不可以復。

留矣丙寅丁卯間崑山相公延致京師商略史事爲言體例之不當是非之失實詞旨之躊躇者數條崑山大喜曰此事終以相屬歸田之後屢書相訂欲以餘年自爲一史孤行於世而竟不果今便欲投簪返服譏集舊聞期以十年之力成就此事以終崑山相公未竟之志且前任七子連卒於官瘴毒所染萬死一生及今亟歸而疾病彌年精鉉已耗若復不去此書將不能成故以時言之又不可以久留矣去春乞身者再適有崖營之事舉天理王法而倒置之私心顧竊喜以爲微罪可行今雖奉有嚴駁亦仍任其顛倒而不復求直要之不可以貪位苟祿使鄙魯立節之上笑其無恥譏其難退如是而已此又一生出處之大凡也伏惟明公斯文啟後有覺開先昭代眞儒關係微言之絕續熙朝元老擔當天下之安危頃者外患既弭內治方急抑陰扶陽將在茲日如元淳者亦何足數但念古之人寧終身不得食而不可一日不聞道寧見棄於當世之君相而不可見棄於賢人君子元淳以不善俯仰所至見迂流俗今在海外惡直醜正之輩益憎其立異而謗

毀之排笮之然初不以屑意而惟恐不蒙賢人君子之收錄則身雖倖免終不得復比於人故惓惓然自通於左右忘其身之將隱而冀公之見收教其不及而造就之雖沒齒無恨生平著作不多今錄海外之作并昌化縣會計經費錄一冊奉塵台覽地方蕭條之況時勢經理之難一邑如是卽一路可知矣幸公垂情省覽。

與櫟園論字學書

徐芳

生平資性淺僕不能讀艱深奇奧之書而尤荒於字學如字母說文諸書每一展卷頭輒涔涔痛不忍。因遂置之以爲字取成文達義理適於時用而已不必點畫微細盡合於古楊脩得尙書古文書訛刺字並皆用之當時稱爲怪人夫尙書古文已不能通於漢魏之世況今日乎如必取數千年前之古文原委與今文銖銖較議若者合若者繆則周冢玉文八十字合李斯叔孫通兩人僅識其十其不識者亦已多矣而顯節陵之蝌斗書以張茂先之博物竟不能辨秦晉周漢相去非遠而書法懸異則已如此又安見文之今者爲今所謂古者果遂古乎世儒屑

屑。以上世遺文評議天下之字。而責其必合者。亦見其不達也。故嘗竊意字學之妙。不在正詰而在旁通。正詰前人已詳。毋庸以碎益碎。旁通觸類引伸。其蘊甚宏。其用甚大。吾輩讀書識字。固當於其宏且大者求之。年來字廣一輯。意頗在此。櫟園已先得之。照乘之珍出矣。草際飛螢。亦奚以爲辱。下問愧其無以應也。因又有積疑未剖者。字畫如易離合。變化不可典要。往往於正詰之中。寓旁通之妙。如夢刀得州。失禾增秩之類。約其大旨。不出象形會意數者之間。推此卽水皮爲波。三牛爲犇。其說亦似未可盡詆。謝石生宣和靖康之季。介甫字說盛行於時。其學未必不出於此。惜其書罕見。不得其全本。讀之以考其得失也。妄意介甫之謬甚多。不在字說。後世之苛求不已者。正以當日崇重太過。而蘇黃諸君之筆舌夙爲天下學士之所傾嚮。一經拈剔嘻笑之傳。甚於怒罵。介甫之徒。雖百十手口。固不能與之爭。其廢焉宜也。若論介甫之精心博識。著作無不工者。未必字說一書偏爾。紕繆。其所以爲說。亦固出於六書之中。至於支離穿鑿。卽許氏說文。亦有不在介

甫下者而世奉爲金科玉律介甫之書世無見其全者徒以一二字之沿襲指摘句讀小兒語及字說便加排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此意從不敢聞以櫟園胸具千古因以其所疑質焉

與沈位山書

嚴虞惇

都門握別忽已六載知吾弟杜門養道立德立言正足追配古人具徵德器深厚學問堅定視僕之碌碌風塵不啻鯤鵬之與蟻蝶矣當此時勢日就衰薄居官無一事可爲不過要錢耳論古人之道自當深潛奧伏超然事外但吾弟年尙少力正強非隱居之日又出宰百里作民之牧或有一二利益百姓之事亦士君子讀書用世素願但須拚此一官不畏不疑亦不必作過情之事但從百姓起見吾盡吾心其他利鈍聽之於天但得如朱邑之桐鄉亦足永永不朽矣僕自少有此志欲作一親民之官好作條教少立名迹此志不遂蹉跎至今願吾弟勉之只此一官尙可爲餘則向背俱觸僕又見今日所稱好官纔到任便減陋規革常例標榜

清節矯飾聲譽而其實私門旁竇暮日進人皆謂之清官欺世盜名尤爲可恨
僕所見真正清官湯潛庵先生一人而已清不絕物和而不隨此人若在聖門不
亞四科之列願吾弟以此爲法而今之所謂刻薄苛覈一流切勿效之也

慰黃子敘書

裘璣

接令子凶問爲足下悲悼累日令子病狀僕久稔悉山公更爲僕道說委細大指
以足下不與令季析居致令季屢破足下產令子由是幽憂成疾馴至大故爲辭。
家庭間事多有不可爲人言令子山公墮也以愛女故執其說無足怪至戚友相
見率多以此咎足下嗚呼聖學晦蝕人倫乖舛今之世無不愛其妻子而薄其兄
弟者雖父母所遺之產猶未能不瑣屑引較況足下畢生傭書之直屢積而令季
屢敗多非情理者乎令子之疾其必由此諸言者皆非誣也然僕坐是益敬愛足
下以爲雖古人中未易有如足下者竊意足下非不愛其子也特以不勝其愛弟
之心焉耳足下非不知子之愛產是而弟之破產非也特以爲財故而析其弟至

萬。一。不。能。餉。口。而。凍。餓。流。離。則。其。得。罪。吾。父。母。也。實。甚。且。苟。聽。妻。子。言。遽。疏。手。足。
亦。何。異。衆。人。情。耶。故。斷。不。忍。出。此。耶。乃。今。也。子。以。是。死。婦。以。是。怨。足。下。之。割。愛。而。
全。天。倫。也。如。故。則。僕。之。敬。愛。足。下。以。爲。雖。古。人。中。未。易。有。如。足。下。者。其。益。信。矣。昔。
鄧。伯。道。避。亂。欲。全。兄。子。遂。棄。其。己。子。不。顧。終。以。無。嗣。足。下。用。心。得。無。類。是。夫。聖。賢。
舉。動。一。斷。於。理。至。於。天。性。之。閒。則。并。非。理。所。可。拘。以。是。爲。厚。之。至。也。當。伯。道。棄。子。
時。微。論。度。已。當。有。子。卽。有。人。焉。決。其。後。之。無。子。勸。其。不。爲。是。亦。必。不。聽。惟。其。如。是。
故。後。雖。無。子。終。不。悔。而。人。乃。以。此。爲。伯。道。惜。且。爲。天。惜。甚。哉。其。不。明。於。古。人。用。情。
之。至。也。此。意。^參。惟。僕。看。古。人。最。透。知。足。下。必。不。悔。然。西。河。之。痛。今。必。不。免。僕。謂。足。下。
旣。逆。知。其。必。然。而。終。不。顧。則。復。何。痛。哉。以。愛。弟。之。心。譬。之。其。可。也。子。死。而。弟。得。飽。
煖。相。依。吾。父。得。不。怨。恫。於。在。天。足。下。之。所。大。快。矣。或。曰。足。下。有。孫。二。人。庶。幾。賴。是。
少。解。其。悲。情。固。然。然。僕。又。謂。足。下。卽。無。孫。其。處。此。亦。必。爾。也。或。又。求。其。說。不。得。謂。
足。下。立。身。行。己。固。無。可。訾。近。者。三。入。李。官。之。幕。不。無。冤。抑。以。是。罹。罰。亦。未。可。知。僕。

告之曰。子敍厚德平反寧出無入吾黨莫不信之由子言將無孔子大聖亦以爲魯司寇故致死伯魚耶其人語塞僕隨曉之曰大凡觀人務求其德不宜傳會徵應孔子卽多產子男享永年不以此加聖卽不幸併無伋伋不大賢聖亦不以此損何者德與遇不相蒙也嗟乎足下失愛令子衆人之所惜獨厚令季吾黨之所欽僕作此書非徒奉慰亦欲少揚足下仁風令天下人知輕妻子而重兄弟孝子仁人之用心賴足下而不泯於世則僕之意也足下以爲何如。

寄王大宗伯書

尤侗

侗自辭絳帳遂出青門策蹇足以言旋挂征帆而長往於斯朱夏爰渡黃河雖去國之悲生平已矣而歸田之適意氣浩然松菊猶存琴樽無恙便當躬披短褐手執長鐮釣魚東海之濱種豆南山之下聊云卒歲敢曰違時惟是刀筆小吏受至尊之知章句庸儒奉大賢之教而功名不立學業無聞霜露忽凋草木同腐以此抱愧未能解憂耳然而易著見幾書稱知命侗雖不敏請事斯言所賴仰託門牆。

俯哀溝壑。知白雪之寡和。附青雲而益彰。苟達微忱。寧愁遠道。時因便羽。率候興居。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與李武曾論文書

朱彝尊

僕之將遊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默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夸。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

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僕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潛。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崑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游泳而紬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輒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爲然耶否耶。

與陳際叔書

陳維崧

際叔足下。載披新製。歡笑無量。循環把玩。不啻口實。慚自江表喪亂。文籍散脫。掌故流落。有同甲帳。文史毀棄。便類羽陵。風尙所期。惟在足下。今茲書敍。大似休璉。其餘撰述。自多傑作。夫以孔璋之才。不嫻於詞賦。士衡遁藻。亦以手重見訾。固知

雕蟲小技。未可輕棄也。足下諸賦。已必傳矣。僕才質疎放。姿制誕逸。頗致藍田。狷急之譏。時叢平子輕狂之誚。間有侯芭嗜奇之癖。時多吳質好伎之累。每當四節之會。風日閒麗。親懿稠密。丹輪徐動。華軒遂盈。當斯時也。賓徒迭進。則神思轉怡。簫笳互激。則酬應彌妙。昔大梁侯方域常作文章。必須聲伎。僕不幸遂似之。至於別崇臺入曲房。弛華裳跕利屣。銀燈乍滅。文纓已絕。臣心最歡。才能一石。何論八斗。且夫燥濕之理。各有其宜。動靜之性。奚能一致。若使龍泉不試之盤。錯駢驥不驟之康莊。則羽檄何以擅長於枚臯。書函何以著稱於齡石。今者塗路既局。神明有限。塊處休息。忽焉終日。已失裨諲。謀野之助。幾蹈莊叟文犧之喻。而欲矯厲文采。以供撫掌。豈可得耶。將毋過高唐而善謳歌。臨睢涣而思藻績。祇爲欺我無關實事也。

與從子天士書

賀裳

鄉城相隔。向未知吾子之深。近日爲竹林之遊。始知足下負有至性。論有本源。夫

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識哉。願足下毋自鬱鬱。亦何獨足下古數有之。韓王孫一姪始知之。骨肉尙爾。況外人哉。維物亦有然。柯亭之竹。爨下之桐。荆山之璞。豈惟無過而問之者。蓋將驥驥不免。然卒爲至音。奇器始之詆而辱之者。旣且交口譽頌。是以知足下之必有得於後也。願無鬱鬱然。僕亦有一言。願爲足下進焉。世之齟齬足下者。以疎節不媚耳。今欲足下荏苒筋骨。甘柔言詞。伺察人顏色。度足下不能僕。亦不爲足下願。獨恐世棄君平。君平亦棄世。將高臥邱壑。漸趨於枯槁。此僕之爲足下慮也。夫士生於世。其陋者以富貴相期。淺者以文章自足。僕則謂當以濟世安民爲念。不若究心經濟之學。寧有具而未用。無待用而索具。今足下齒方壯。正積風負翼之日也。幸自勉旃。以遠大者爲期。無以僕爲狂言。

答謝生書

方黎如

先公遂騎箕尾。八千里路消息。不相聞。走唁無時。有爲位而哭耳。辱命使銘其埋。

嗚呼。何可當也。僕故未習爲銘章也。見今之爲銘章者。彌不習見今之爲巨公貴人銘章者。則彌不習。雖微僕而已。起古之習爲銘章。如昌黎柳州廬陵臨川諸公。使見今之銘其巨公貴人之章亦當以不習爲解。蓋古之應銘法者。三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有一焉。則雖其人無五兩之綬。半通之銅。而有道而文者。不斲與之銘書之刻。之一片嵌巖。施於孫子。不必其巨公貴人也。而爲之銘者。亦不必巨公貴人。惟有道而文者。是使而今之應銘法者。亦有三。一曰家世。如所云四世五公。一門七侯也。則書一曰官階。如所云四時仕宦。三台周歷也。則書一曰恩賜。如所云金帶內盼。玉案推食也。則書一曰行間。茂密舉體。沓拖如此而已矣。往者佛助魏書。名爲穢史。宋臣之表上魏書也。以謂終篇累卷。皆官爵州名。覽之生厭。不圖今誌墓者。乃復似之。不似之。乃反以爲不當。律令不合。時宜嗚呼。世而無韓柳歐王也。世而有韓柳歐王。設不焚其筆研。惡言詈詞。有倍萬當日錢公輔者矣。且夫今世所云。亦奚不應銘法之有。傳稱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祿之大者。非家世乎。

周禮爵以馭其貴。非官階乎。予以馭其幸。非恩賜乎。若是則奚不應銘法之有。雖然。有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者。而橫侈。此三事。以蓋之。是買櫝而還其珠也。無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者。而空借。此三事。以榮之。是負且乘。致寇至而爲其先人發笑。以自點也。此之謂不孝。而又將使見之者謂特官人以世耳。爵及惡德耳。恩及私曖耳。是自明揚主上之過。而公與私交病也。此之謂不忠。一舉而數不善備焉。然且曰律令曰時宜。嗚呼。其將胥天下之誌慕者。而爲後人作鎮石邪。僕非有道而文者。一斥不復無頭銜。以焜耀人望。而案前肘後。又率皆韓柳歐王輩。遺下冊子。度不可卒變。世棄君平。未有以此事謁而來。請其有之。亦必先以荆公所云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者。與之約三章焉。然後敢拜命之辱。請者逡巡罷去。今足下方成進士。爲時聞人。恐未肯顧僕息壤。爲先公作此冷淡生活也。先公行應銘法。於古今人所尚三事。蓋皆挾而有之。在下筆時。手一上下耳。世不乏巨公貴人。能赴足下顛蹶之請者。幸留意焉。

答陳翰林書

蒲松齡

古人一日之別。猶懷戀恨。數里之隔。動輒相思。況乃天限南北。眞如異世。鍾情如我輩。誰能不悒悒者哉。憶握手狼山之中。同舟邗水之間。我未暍陰。君猶茂齒。縱飲雄談。懽呼徹曙。直欲揮白日使停晷。止參斗使不墮。每一文成。疊肩擊節。追隨晨夕。使人樂而忘疲。不虞我輩聚首。遂爲天公所妬。廣陵把袂。悲緒紛來。每一念及。難爲胸臆。顧乃鑼鼓收場。反蒙繾綻。桃花潭水。未足言情好也。獨是王孫歸去。僅有鶴琴。倦鳥飛還。惟存松菊。羊豕作侶。麋鹿爲曹。忽忽十七年。不覺龍鍾殊甚。于思猶故。但所異於昔者。白耳。倘今日復相邂逅。恐乘車者不能認戴笠人矣。自分年老氣衰。無復深思。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三餐外。非山中六七旬人所宜過問。遂於世事多所聾瞞。客歲偶閱邸抄。乃知弁冕詞林。此中欣慰。如獲異寶。雖猶是於熱鬧場中作冷淡生活。然讀書稽古。庶知蒼蒼者不相背負耳。私心竊擬申賀。不圖高雅先施致音。書於窮谷。灌手薔薇。喜泪交并。孔集老友。奄然物

化。忽蒙訊及。彌深涕零。遂因鴻便。聊附尺帛。土物萎委。少盡微忱。臨穎神馳。不盡欲言。

與韓樾老定州書

蒲松齡

握手話別。忘卻幾易寒暑。而蒼蒼者已化而白矣。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於聖明。真令人憤氣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聞足下敝屣軒冕。親朋皆弔。某獨快之。竊與令甥言。倘尊外舅有浮海之遊。其負蒲團以相從者。非他。人必某也。既而聞士庶之號呼者。絡繹於道。則大喜大慰。喜者何喜。夫特達之知。未必不出於此。慰者何慰。夫平日之良。雖喪於冠裳。而幸存於匹夫匹婦。則知我者尚有蒼生。何憾哉。當淵明歸田時。設有此攀號。亦未必不勉爲五斗留也。昔王喬以仙作令。豈他有冀倖哉。亦以無地非修行耳。某素不達時務。惟思世無知己。則頓足欲罵。感於民情。則愴惻欲涕。利與害。非所計也。足下想亦人情無煩親友怪詫矣。久疏修候。聊以寄懽慰之情。便訊起居。瞻切何已。

與皇甫君書

魏祥

昔漢高帝以天授之資。善將將之略。而韓彭英布爲比肩之人。諳韜鈴之法。懷利欲富貴之心。故困辱之以折其氣。駕馭以使其才。厚其土地。封爵以饜其所欲。而後世遂曰高帝能顛倒英雄。然其時商山四皓招之不至矣。田橫義士五百人赴東海而死矣。則夫所謂顛倒者。特行之於貪利之人。而不能施於禮義廉恥道德之士也。以天授之才。尊爲天子。如漢高帝猶且有不得行。而況其餘者乎。今有愚人智不及中庸。名不出閭里。偶得一官。妄自尊大。遂簡賢慢士。闔視大言曰。吾欲顛倒英雄。夫顛倒英雄者。天下大英雄事也。其氣識過於英雄。故英雄雖知受其顛倒而已。才得伸己欲得遂。不能不屈意而從之。庸碌之子。守禮義而處踐跡而行。猶不免罪戾焉。而曰吾欲取英雄而顛倒之。嗚呼。何其愚之不可及也。且夫天下之易欺者。莫易於自謂人不敢欺。天下之受諛者。莫過於自謂我不好諛。多疑之。夫恆善疑君子而信小人。好名之徒。往往已欲圖名。而左右爭竊其利。故曰偏。

聽生奸。獨任成亂。不曉事性執拗。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好問好察。大舜所以爲大知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郭公所以亡其國也。夫以下愚之才。備驕吝之惡。好諛惡直。信奴隸。任胥靡。而專意於簡賢侮士。以逞其恣肆之妄。曰吾顛倒英雄之術。如此嗚呼。非眞顛倒。悖亂至於不可救藥者。亦安能爲此語耶。執事其亦察之。

與王阮亭書

張九徵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歎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渺。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武。對留侯則成儉。父嵇鍛阮酒。非不骨帶烟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釵之脚。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

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自題丙申一篇。全身寫照。睥睨前人。公安滑稽而不典。弇州工麗而不遠。竟陵取材時文。競新方語。既寒以瘦。亦俗而輕。何有於諧聲麗則乎。明公徵言。獨有千古。諸名士猶囿七里霧中耳。京口題名壁上。七則造語似酈道元。而逸氣仍屬青蓮。弟欲歸分嵌各山麓中。老公祖世傳墨妙。肯以大璧紙揮灑。使與貞白蘇米分主諸山乎。

心喪劄子答鄧令

全祖望

不孝孤於乾隆三年十二月廿六日遭先君變。罪大惡極。不一而足。續於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接丁先太孺人憂。荼苦淳至。持服至乾隆七年三月不計閏。已滿喪期。然而二喪各應有二十七月之期。則未足也。不孝孤私心未安。又念禮制有所限。故行心喪。至八年八月以足五十四月之期。自謂可以無害。而執事過之。以爲律之所無。夫唯律之所無。故以心喪通其窮。不然。則何以謂之心喪也。蓋嘗聞明

時有疊遭丁憂之例如此者。請於提學蔡文成公。而文成不以爲然。以爲三年之喪。本於心之至痛。該生後喪之至也。豈能抑其痛至之心。使待前喪之畢。而後以次相及。此必不能之事也。則至痛歷三年。不得不除。不必踰定制而過於厚也。文成之言固是矣。但不孝以爲是在人子。自返其心。苟其心之痛已盡。則除之可也。如其未盡。雖引而申之。以至五十四月。亦可也。蓋嘗考舊史。已有先文成而折衷之者。宋史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諸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乞下太常禮官議。於是太常議引喪服小記小喪除服。以及鄭康成賀循杜預之說。謂無通服五十四月者。宜隨其先後而除。是卽文成之說也。乃寶元中王恪以父母相繼不祿。乞持五十四月服。而仁宗特許之。則事固有可變通。不盡泥也。喪禮大事。古人成案最多。可以參考。今執事驟聞不孝所行而駭之。懼爲大部所詰。不知不足懼也。大部果有申飭。亦詰不孝而罪之耳。於他人無與也。且不孝守律。於服則已除之。而心喪則未除。校之宋明人所行似已並全。而無礙。倘必以爲有。

犯定禮則卽揭不孝之罪。請秩宗諸公博議之。不孝已行之矣。寧有所諉咎乎。率爾奉復不旣。

與友人絕交書

全祖望

某少時從家君子受禮記正義。至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卽憤然請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所貴乎聖賢者。植天經扶地義。曾有彼自忘其父母而我尙念故舊之誼者。是非夫子之言也。家君子曰。善哉。孺子之間也。檀弓多誣聖語。先儒詳言之矣。顧於此乃未有及者。但卽以爲聖人果有此。則不磷不縕。唯聖人乃可。若學聖人之博大。而自流於比匪之傷。此斷不可者。孺子志之。去年足下從淮海歸赴試。甫及第三日。得瘧症。時某來訊。足下號房中。尊大人握手。戰栗周章無措。某時心危。尊大人將因足下致病。及試事竣。某先渡江。聞足下病未起。肩輿就道。尊大人之勞瘁。百端交集。故抵家而已不起。某因以危尊大人者。危足下。謂足下以身故喪厥考。

呼天搶地。從死固當。但祖宗嗣續之傳。老母弱弟。俱從足下肩其事。則一綫之承不可徒死。是以聞訃設位哭尊大人於靈座。卽訊足下喪次。以此意相慰。且相約諸好友共爲解諭。乃至今日而始自笑。前言之愚且拙也。方足下於卒哭後赴淮揚而復歸也。內衰而外服縗裘。某是時卽駭愕謂庶見素冠。庶見素衣。豈在吾黨中卽有此歎。隨以此責足下而足下謂不幸作亡人多嫌諱故不得不出此。豈料未踰年而有子也。夫尊大人之死。死於足下。則足下之居喪尤不當與。凡爲人子弟。同例又況足下。是時病尙未愈。衆方憂其不保。是以一切撻踊哭泣。皆加裁節。而足下喪心至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足下亦追思當是時。麻衣菲履。頭顱亂髮。斬斬長三五寸。西階殯所。噫咳如聞。慈寢哭聲淒其。未絕而乃以代哭之間。合歡同夢在足下。或以繼嗣義重。欲慰死父含飴之望。是或一道非固陋者所能知。然亦太匆匆矣。嗟乎。當今日而言居喪。固君子所大不忍觀者耳。斬齊之服。孰有持之二十七月者。而寢苦枕塊。置之不問。食稻衣錦。揚揚自如。惟御內生子一事。

稍知廉恥者或尙有所不爲此蓋夜氣之存蜘蛛馬纜一息未絕天地所以不崩裂人物所以不滅亡而別於禽獸之幾希者今某不幸而與足下交見有此事天乎某亦何罪而致此足下旣舉予與某相見某曰君家祥祭有呱呱兒稱阿孫大是奇事足下若弗聞者某又問曰君家舉子隔小祥忌日幾何足下又若弗聞者雪汀正色斥足下而足下仍無怍色徐曰不知何故忽有是事足下喪心至此矣某亦何不幸而見此昔嘗痛恨元凶劭弑父弑君天地間何以有此亂臣賊子及考宋書知文帝以居廬中生此子乃瞿然曰天道昭昭乃至於此而小說家有謂商之受辛明之武宗其生皆類元凶是以亡國破家先後一轍雖其說未有考然孝子之後必有孝子簷溜涓滴不可移易則不孝之後其有不孝起而報之覆宗絕祀理所固然夫復何怪是以唐宋以來喪內生子載之律文獨明太祖起於草莽不知詩書所頒之孝慈錄削去此條反詆古禮爲不情在當時大臣若劉某宋濂輩不知引君當道力爭以存其說萬季野以爲一時小儒無復人心今足下可

稱明太祖之功臣哉。某幼而失學，長而無行。至於如足下者，亦在交游之列。則庭幃之恩，誠有不減足下者。是以慤天如擣，不能昂首一望。日月今請足下自此與某絕足。下善自愛。噫十年友誼，耿耿難忘。但足下知某分量，必不以聖人之博大，望某也。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全祖望

近奉明詔，特開制科，以求三館著作之選。吾浙中人才之盛，天下之人交口推之，無異辭。樊榭之姿，吾浙中人交口推之，無異詞。乃聞樊榭有不欲應辟之意，愚竊以爲不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今樊榭爲有司所物色，非已有所求而得之也，而欲伏而不見，以爲高，非中庸矣。且自有是科以來，吾浙人不居天下之後。宋之制科初猶累易其名，其復博學鴻詞之舊，自紹興三年乙卯始也。而吾浙人相山王公冠場，自紹興以至咸淳，如說齋、東萊、深寧，皆一代儒林之圭臬。越四百年爲國朝康熙己未制科。

而吾浙人羨門彭公冠場。其同年者如竹垞西河。皆一代文苑之圭臬。其餘則尙未能累舉而悉數之也。是吾浙人之於制科如春秋之世。主夏盟。未有能先晉者。迄今先輩之典型尙整。二三兄弟皆足鏽厲而進於古。可弗懼吳楚之爭。長齊人之歌代興也。嗣世繼霸。吾願樊榭與董浦諸君勉之。夫是科固天下膏粱之望也。紹聖廷議以爲是學者之勸率。而世人竊呼爲選定兩制。以足下之才應之。亦未始非盛事也。愚之才不足以爲樊榭之役。同好諸公阿私而許之。亦欲使預於邾膝之末。前望古人退而上下於諸君之間。欣然不覺其自失也。是則由衷之語。而正非樊榭所可援以爲例者也。諒浙中當道必不容樊榭之請。薦章之出。指日可待。吾將求樊榭所業而觀之。

與翁止園書

方 苍

僕晚得交吾子。心目間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遭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

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噴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母亦吾子之夙。昔尙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瀆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遭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旣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間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忖吾子。於前所聞。旣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望谿先生書

沈形

彤年三十五六時。嘗與交友輩言志。皆曰得位則立功。不得位則著書作文。名傳不朽。彤乃慨然曰。吾德薄才小。舉業無華度。未必得位而有立於時。獨其心頗能窺經傳之奧旨。而其筆亦尚足闡明之。寫之於篇。庶幾於昔賢後學不無小補。則所以任爲己職。而勤修不懈。以不虛父之生。君之食。師之教。與天地之覆載者。卽在此書與文也。敢徒以傳己之名哉。爾時彤正從事尙書。其後於他經亦各有所解。乃并未成帙。至於儀禮。則以爲自古注家少。聖人之精蘊沈鬱。於是書者獨多。雖無用於今。而通其意。均足以節情而養性。故丁巳以來。尤汲汲圖闡明焉。而其解亦不過十二三。此非吾志之不克持。而曠其所自任之職也。貧士無田無錢財。凡一家所需。與交接之費。皆取資於一筆。而吾筆之用。遂隨人所欲。不可得而自學。而自用其筆者。要亦開其端於人。而遂以不休。夫如是。故雖汲汲圖闡明之書。

且未暇以爲而成蓋實有無如之何者亦大可哀也已茲承先生命敢不益加自勵苟邑志功竣必專力此書以求不疚已之初心踐往時告先生之言且將及先生之尙克湛思也隨所就之篇次請正俾皆是無非以果有裨於昔賢後學斯又形今日區區之志也倘先生周覽其前後之說而諒之寬之則幸甚

上濟齋夫子書

李 錯

錯在山不得廁門牆者且三年囿於見聞無所推廣麋鹿之性遂不復馴今老矣。又多病無子一旦入化便委溝壑悠悠之名從之電滅悲夫夫天地精氣集而生人直百歲寄耳乃旣立名字著語言遂欲攘精氣爲我有垂數千年不復還天地亦貪之甚矣昔者司隸曾峻於冢祠前石泐孔子弟子趙岐圖四賢像皆不爲枯骨計也然又有藉重於標題者殷比干墓或傳宣聖書延陵十字則王宋傳會二賢名固不朽然假使無此則墟墓之有無未可知已錯之不肖不得與諸賢比明甚至於不能自立而欲有所藉貪固在也故不勝大願竊有請焉錯棲遲鷹峯之

下二十餘年矣。出入起居日與相狎。精神氣遂與此山較然爲一生之所樂。死必歸之。錯之所歸。舍廬峯無他山矣。今樹片石生爲墓表。其標題之者。舍我夫子。無他人矣。倘蒙垂許。則千載以還。廬峯之下。傳廬青李。鎔其人者。實由夫子之藉重也。敢敬布之。惟垂鑒。幸甚幸甚。

答錢湘靈書

沙張白

古人之文。何以必傳。勢與位傳之也。官尊名高。勳業素著。天下之人知之。又有賢子孫務闡先德。門生故吏思報舊恩。跡其生平。有國史以誌其大。有年譜以述其詳。一詩一文之作。讀者皆得以意逆之。而知其立言之旨。故其人傳。而其文亦傳。若徒有其文。而欲與之偕傳。僕知其難矣。夫徒有其文者。其人未嘗無志於天下。而其身不能得志於天下。於凡天下之事。僅僅託諸空言。一二傳後。必且并其空言。而忽之。何也。其平生有至奇至困至痛至感之遇。而後人不必知也。其胸中。有鬱焉勃焉。愴焉諺焉。之情。而後人不必知也。其爲言。有不可斥陳。而託諸說鬼說。

神說。夢之幻。後人又不必知也。國史之姓氏。既泯年譜。之歲月莫稽。則舉其牢騷。寄託之辭。沈鬱慘淡之構。胥視爲不祥之鳴而已矣。迂矣哉。寒士之著書立言也。知其迂而爲之者愈多。其心以爲舍是又無以見志也。足下來教欲僕刪正大集。而引丁敬禮之言。以爲同時之人乃能定吾之文。斯言似矣。而亦有不盡然者。夫同時之人。貴於吾而號先達者。世故宦情久已淆。其藻鑑又多忽視。衡茅不肯細尋。作者之意。譬則馳騎遊山。雖有動心駭目之勝。亦一往徑過耳。而其少於吾者。又或才未老學未充。閱世未練。未能周知吾意之所存。若此者。雖不爲益。猶未得損脫不幸。而遇護前慧勝之薦紳。好詆前輩之年少。豈不殆哉。敬禮生三國時。古道猶在。又遇魏武陳思爲知己。故其言云云。使生湘靈與僕之時。我知其撫心而浩歎也。然則文之傳與不傳。直聽之悠悠之運。可乎。是又不然。昌黎謂子厚放廢。而後作爲文章。乃能自信其必傳。安在官尊名高。始稱千古文人也哉。噫嘻文患。不足傳耳。果其確然可信。千載而下。必有知者。揚雄徐渭寧知有桓譚袁宏道哉。

敬禮之言非篤論也。僕以爲不若自定其文以姑俟後世。湘靈以爲何如。

擅責旗斃謝岱將軍啓

袁枚

枚初離書舍。便領雷封。雖有愛民之心。未知事上之道。本月二十日。公麾下役張升徵李氏之租。囚周家之子。移宮換羽。意欲何爲。鬻爵母刃。志在恫喝。枚已得其情。略詰其故。而升罔知尺一。任意僨張。莫敖趾高伯珪聲大。坐獄之鄉亭盡駭殺青之金布。安存此教。所以不及上聞。遽加杖決也。然而承符手力律雖不判尊卑。而臺使軍丁罪合先爲上請。魏絳戮揚干之僕六騎。皆驚秀實誅郭令之兵一軍。盡甲乃蒙明公薄怒不形。觀過於黨。始懲破柱之風。俾識堂廉之分。繼赦如絃之直。以全傅棧之材。人謂枚先有不耐一官之意。而後勤於刑枚。知公原有不屈一夫之心。而敢行其志。園丁芟主人之荆棘。方欲居功。子孫鞭祖父之家奴。自知小過。念前愆而莫贖。圖自新之有期。從此申公憲以報私恩。依然執法而得下情。以白執事。合緩須臾。庶在野免銅鉞之歌。亦爲公肅銀刀之隊。

與蔣苕生書

袁枚

昔柯亭之竹。非呈響於蔡邕。鹿盧之劍。豈矜奇於秦女。乃過之者駐轡。佩之者超屏。何哉。美見者情。生氣求者聲。應人非矇。睭覩夷光而運眸。地非聾俗奏咸韶而傾耳。此鄭風所以歌緇衣。周易所以稱蘭臭也。若乃惠施測交而無從。屈平獨立而增歎。游魚欲出而瑟希。雍門思悲而琴寡。無所感之誰爲。應之客歲稅駕廣陵。見足下壁上詩。煙墨猶濕。素塵將掩。僕手拂口吟。色然心駭。絃歌應節。流水可以移情。同堂異鄉。停雲因而增慨。字尾書苕生二字。嘻江上丈人。澤邊漁父。伊可懷也。彼何人哉。僕雖識高敏。夢中之路難抱。張騫鑿空之想。縱有宜生切肺之義。更深孺悲。無介之虞。於是殫深心於搜牢。極冲襟於遐訪。西朝執訊。虛位以待李巡。東海得書。榜道而求孫。惠愛而不見。於今三年。幸安亭公子紓轡白下。道足下居洪都之地。爲舍人之官。其才藻耀其人。玉立然後知足下國之良也。民之秀也。欽遲者方望。若歲而馳。譽者久癲。若雷雖然。九州大矣。人才衆矣。僕蠖伏江表。足下。

鳳鳴神都。僕知君。君寧知僕哉。豈意銅山之鐘。地隔而霜。應晨風之鳥。樹遠而聲。交邴原渡海。方覓孫崧。北海有心。早知劉備。於是遠蒙矜寵。重寄篇什。開函香生。凌紙怪發。驪龍未遇。先投六寸之明珠。師曠方驚。更轉九天之清角。識麟一趾。眸子自矜。藏鳳半毛。門庭可賀。所冀足下北行之日。鳴騶臨況。僕糞除敝廬。請吾子之須臾焉。昔者嵇康命駕千里。相思元度。出都一日。九詣心期。既重手握。自殷緬彼賢流亶。其然矣。足下與余。豈在古人之後乎。

與熊中丞論志書書

錢維城

啟者。學政按試各郡。例送府縣志。昔得暇繙閱。雖不能徧。而其大端約略。都盡竊見。其中是非。有與正史及先賢文集所傳。大相背謬。殊駭聽聞者。某惄惄去任。不及更止。執事操得爲之權。有彰瘅之責。敢一一陳之。如遂安毛一鷺。本四明之黨。天啟間以附璫撫應天。與太監李實同致周忠介於死。激成民變。戮及無辜。遂擢兵部侍郎。後擢逆案。而呂志有傳。侈陳其政績。又如嘉興虞廷陞。與魏忠節同鄉。

同年同官忠節受禍頗爲憫惜似有可取然排擊正人薦引邪黨卒罹逆案而郡志有傳不書其附黨反稱其忤璫公然顛倒又蕭山志雜記一條言嘉靖間學使者陳大綬貪酷無兩又不喜青衿凡士與民訟無不責辱士而右民者一月之內不黜數名秀才則食不下咽是年太史言天狗食文昌人多殃故浙場大水而士受學使之辱來繼韶傳稱大綬浮染人按赤石先生爲萬曆乙未進士丁未由部曹出督浙江學政難進易退中年賦歸養親屏居深山十餘年屢登政事乃起尙寶卿歷太僕少卿蓋在萬曆末年而志稱嘉靖間已謬先生東林儒者清節最著起家循吏慈惠亦最著爲督學當時推爲第一無錫高忠憲公謂安得兩畿十三省皆得赤石其人而又久於其事士其有興乎世其有瘳乎舍是而言治平其道無由會稽倪文正公崇禎初上疏表彰賢哲以先生列諸鄒忠介王莊毅顧端文馮恭定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周忠毅諸公之間稱爲眞理學眞氣節眞清操其人品之見推於天下可知而越人推獎尤至乃指爲貪酷無兩且謂天變因之謬

極此必蕭山人如來繼韶等與先生有隙故造誣醜詆而修志者學識疏陋不能駁正故也以上三條望卽檄飭削去仍明立文案俾後來修志不許因仍謬誤且使已經流布者咸知其妄庶清議常存賢否不至倒置其爲世道人心有益非淺惟執事裁之

與朝鮮洪薰谷書

紀昀

前在都門數聆麈論風流文采照映一時對之使人心折嘗謂爲大臣之子難於寒素爲名父之子難於恒流世祿之家易於登進然少習富貴之晏安長逐冠蓋之交游雖諳練掌故習知政事誠如贊皇之所云究不免疎闊詩書馳驅聲利而吾兄能恪承庭訓沈浸翰墨歷踐清華專對之才聞於上國使人有烏衣王謝之目其難能者一士族子作詒癡符不知其幾而韓昶之改金根白老之無文性嗤點至今豈非以昌黎樊南爲之父耶今尊大人以一代詞宗領袖東國與中華作者相頡頏此所謂極盛難爲繼也而吾兄善讀父書傳其家學如超宗之有鳳毛

叔黨之稱小坡其難能者二故貽與尊大人談恒爽然意消與吾兄談亦爽然竟消奉別以後羣紀兼懷蓋非無故而然矣昨接手書兼承朋錫海天寥闊遠想邈然雋品高門諒不久卽登清要惟冀使君西上更一睹清光作竟日談耳

與溫一齋論書書

梁同書

尊夫人臨帖二種可謂勤矣出之閨秀實所難得僕細閱之一筆一畫尙不能受我驅使則筆之一字於胸中未化也語云爲高必因邱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上大人仿本外方圓平直蟲能自書矣卽當盡心作楷或日書三五百字不可間斷至半年一年之後自然漸熟熟則骨力彊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後以心之所好無論晉唐把翫之領會之略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爲高之邱陵具矣然政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何以言之我輩生千百年後視古人不啻九天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磬歎於圓穹能乎跬步間探消息於遼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古人何等伎倆何等才力而況氣運有

厚薄興會有淺深。宋不如唐。唐不如晉。古人且然。又況今人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人只寫得自家手腕熟。或於高遠有小分。印合處若一味臨摹。如俗工寫真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氣盡而神氣去矣。僕嘗謂帖宜置几案以自表發。不宜刻畫。以自縛者。此也。猶之汗牛充棟之書。不禁人看。不必皆背誦也。能背誦亦書廚之續耳。何益之有。足下之書已臻熟境。但字裏行間。尙少盤控縱送之致。則氣不足。氣不足則留不住。貫不下。未審高明以爲然否。閨閣中自有朋友互證之。何如。

與錢巽齋論行述書

陸耀

伏讀所著令先妣劉宜人行述。其體例稱謂一遵果堂沈先生之緒論。甚善。然竊謂行狀之體。如上太常議。謚史館作傳者。宜用公狀之式。不復參以作者之意。如子孫自述。其先世德善以求誌銘者。乃本哀痛之餘情。發祈請之至願。必宜從乎。作者之自言。而稱其祖父之祖父悉以作者爲主。父之父爲祖。祖之父爲曾祖。今果堂乃據穆員白樂天爲證。不從狀者之所自稱。而從所狀之人之所稱。何異。祖

父。生。時。對。父。而。呼。其。祖。爲。父。對。祖。而。復。呼。其。曾。祖。爲。父。乎。唐。之。大。家。爲。昌。黎。宋。之。
大。家。爲。廬。陵。昌。黎。韓。滂。墓。誌。曰。吾。與。妻。哭。之。心。傷。吾。者。昌。黎。自。吾。也。女。擎。壙。銘。曰。
始。命。子。弟。與。其。姆。易。棺。衾。命。者。昌。黎。之。命。也。此。下。治。子。孫。之。文。之。例。也。廬。陵。瀧。岡。
阡。表。爲。皇。考。崇。公。而。作。然。於。祖。則。稱。皇。祖。府。君。於。曾。祖。則。稱。皇。曾。祖。府。君。皆。廬。陵。
之。自。稱。而。不。從。崇。公。之。所。稱。此。上。治。祖。禰。之。文。之。例。也。至。爲。宗。族。友。朋。之。碑。誌。或。
發。乎。吾。心。之。悲。悼。或。緣。其。子。姓。之。徵。求。雖。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而。必。兼。敍。已。意。以。
明。不。能。以。不。文。辭。之。故。曰。君。諱。某。作。文。者。君。之。也。曰。系。以。銘。作。文。者。系。之。也。唐。宋。
名。家。無。不。如。此。非。始。於。明。之。中。葉。此。卽。旁。治。昆。弟。之。文。之。例。也。其。於。母。氏。如。歸。熙。
甫。先。妣。事。狀。則。稱。外。曾。祖。外。禰。邢。子。愿。萬。太。君。行。狀。則。稱。外。王。父。母。蓋。又。自。歐。陽。
公。之。例。而。推。之。未。可。以。爲。非。也。且。果。堂。之。論。既。從。所。狀。之。人。之。稱。而。以。其。祖。爲。父。
曾。祖。爲。祖。矣。而。其。自。述。真。崖。府。君。吳。孺。人。之。題。則。仍。曰。先。考。真。崖。府。君。述。先。妣。吳。
孺。人。述。於。題。則。考。其。考。妣。其。妣。於。文。則。考。其。考。之。考。妣。其。妣。之。妣。既。考。其。父。又。考。

其祖於義已乖。既妣其母，又妣其外祖母於義。乃大不可。此獨不爲用意，惟僨爲言。不順乎。凡爲文字，惟求其是。僕不敢以穆白二公爲非，而固必以韓歐諸公爲是。惟純孝之君子擇焉。

與履先羅孝廉書

胡天游

夫詩爲道大矣。昔孔子以三百篇教其弟子，至與《易》《春秋》並列爲一經。是豈易言者哉？興觀羣怨之旨，風刺美惡之微，苟或失之，何有於是？古之爲詩者，其味深以長，其義婉而正，其意高而辭麗以雅。其流連感激，悲喜憂憂，愴憤時嫉俗之致，吐於心而適然誦乎口，而鏘然其動物也。速其與人也多，是雖未能至三百篇。若其旨猶有存者，僕常歎夫去古逾遠，數百載來，闔閭、匱、瑣屑者爭起爲詩，淺陋無識之徒，又或從而妄多其論說，等乎倡優之賤，且鄙盜賊亂而鬼神禍而不復知，欲詩之勿亡，不可得也。

答祝潤璋論家祭禮書

任兆麟

辱承不棄。以所擬家祭禮見問。謹以鄙見更酌之。唯足下裁擇。所祭自高祖以下。本家禮以服親準之是也。顧竝祭位次。當以昭穆序。高祖居昭位。曾祖居穆位。祖次昭位。考次穆位。祭期當以四仲月擇日。四時之祭不可易也。所擬清明中元十月朔皆俗節獻其時新可矣。至冬至祭初祖立春祭先祖。程子家祭行之。朱子謂以義起者。僕以爲仲冬之祭當中設初祖之位。歲暮之祭當中設先祖之位。今云遷崇自高祖始。則初祖先祖兩祭自無庸舉。若季秋祭禰。當如禮行之。不可闕也。所擬又有忌日生日之祭。僕以爲唯忌日當祭生日固不典也。今云先人忌日在九月。以當祭禰之祭與朱子之言適合。在它家自當別舉。若外祖之祭。經禮無文。必欲從俗行之。當在別室。又云族譜已修。宗祠未建。此家禮之大綱。宜卜地經營。爲久遠之規。斯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

答張水屋書

吳錫麒

獲讀手書。具言宦況。乃知門臨亂冢。屋繞叢山。幾幾乎青燐代燈。白雲同榻矣。寂

實之境遷謫所悲然計足下濁酒澆愁蹇驢覓句月來如客花開當春踵杜老之豪吟點倪迂之小筆亦無悶也否則偕二三父老咨疾苦論桑麻誼若家人遊同鄉井以云宦隱亦固其宜至於千金萬金之壽眼花耳熱之娛業當顏子坐忘司空見慣一覺揚州之夢十年禹築之場豈猶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哉如其蕉境能甘強臺可上則借回飈階清漢固亦大丈夫之志業耳必謂仕須及熟貴可因人想足下抱純約之懷負慷慨之氣溪邊古柳已怕折腰簾外青山將羞植笏未有不思之爛熟者也若僕者賦惟窮鳥泣似枯魚文章既已遜人經濟安能報國印纍綬若久不關心惟冀具菽水之資了婚嫁之願然後芒鞋拾路落葉打包猿鳥無猜水雲得意將因樹以爲屋可縫芰而製衣賦性之迂實自知耳方今大暑如沸小年正長榻有青苔門無綠樹言歸之計徒切望遠之夢或通何以解憂托荷花而酌子願言則嘵見荔子而畏余札到經秋書成維夏火雲千里舊雨一心

寄諸搨堂書

吳錫麒

中州去歲值多故之際。未免公事勞碌。卽聞者亦爲慄慄。頃已如風過簫矣。淡雨微雲。自另換一天秋色也。若弟退飛之鷁。豈應希志青雲。徒以饑來驅人。復蹈前轍。南風不競。棄甲則那。卽欲懸布再登。祇增顏汗耳。然謂竟謀歸計。則數間之屋。十雙之田。俱在茫茫。何以爲仰事俯育之藉。設使長安子處。則鑄難煮字。畚莫齋糧。兩地兼權。一籌難展。軒前輕後。直如牽絲傀儡。歷亂胸中。恐河東十斛酒。亦不足以澆此愁耳。先生最愛我者。日見同榜中高飛遠翥。直上強臺而獨此一老頭陀。插草唱緣。二十年來依然故我。又將何以爲情苦緒。縱橫不覺謄於口舌。

與左仲甫書

吳士模

比聞襜車所至。政聲載道。徵諸南北往來。及足下之部民。其信當吾世。而有龔黃卓魯。其人僕得託名於戚友之末。若景星鳳凰之快覩也。幸何如之。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今以往。足下一失足。則人之責望於足下者。且將視貪庸鄙劣之。

徒而更甚矣。抑田畫有言。願君毋以此自滿。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敢敬爲足下誦之。往在江甯。見足下與景喬書。頗以窘乏爲念。居官貧是好消息。居官患貧。又是不好消息也。足下何渠至是。特恐左右者。有以窺足下之閒。而稍中以不患貧之策耳。黃山爲足下覓金石三例。不得。僕因以所藏者致之。諒已入鄴架矣。政事之暇。不廢參稽。想見著作之勤也。夫文章緣飾。吏治儒生。所以異於俗吏者。庶其在此。然在足下。今日則力有所可惜。心有所不必。必視民事。如家事。定其規模。而以實心實力。一致之於民士。生斯世。學當求爲有用。如粟可療飢。如藥可愈疾。而無過飽。無誤投焉。斯不負生平耳。如僕之卑賤。尚不當以文士名。況足下乎。又聞印山諸子多舉遠佞相告署。中亦有緣此介介者。是言也。夫子且以告顏子矣。豈其有所指而云然。且足下所當遠者。豈徒曰佞然就遠佞而言。亦願足下終勿以爲易易也。

與陳雲伯書

楊芳燦

自違譚讌。忽更歲籥。山川超緬。鱗羽淹滯。每懷雅度。愁若輞饑。敬維閣下。製錦宣
猷。鳴琴箸化。侍奉多福。循蘭在陔。拊循有方。拔薤當戶。臺府賞譽。闔閭歌頌。俊譽
雷顛。清聲颺起。下風傾聽。喜與抃會。某遠越隴坻。坐守經舍。敝氈折几。蕭寥無侶。
戒香定水。枯冷如僧。涼風礪駭。秋陰黝儼。廣除十笏。荒宮五畝。寒卉宗生。幽鳥族
聒。每當晦雨。溟沐長廊。隱翳壁苔。紅綠色類。殘畫砌蟲。啁唧聲應古瑟。對茲岑寂。
殊乏趣向。慨焉寤歎。念我故人。莫由咨覩。彌增苑結。加以倫好殊寡。呼唱莫應。帖
括填委。苦乏秀異。丹黃點注。彌損神智。才思轉退。撰述亦稀。每念閣下快字陵紙。
俊語霏屑。見示一篇。輒諷百過。譬猶神鄉奇帛。經緯騰輝。海國異香。肝脾沁馥。嗟
離日久。吟咏更富。愛而不見。搔首踟蹰。何當郵示。慰其索莫。至於旅遊寡味。徒事
羈泊。僚黨渺歡。更無結納。貧悴冗散。有似孝標潦倒。麤疏竟同。叔夜徒暖。殊而自
好。甘貞孤之不諧。無如甄宇篤學。終累家室。向平肆意。未畢婚嫁。生計蹙迫。方寸
堙鬱。每翹首南望。未嘗不自悔西笑也。小兒夔生。兩謁高齋。備蒙款洽。閣下念其

窶貧。加以周恤。俾昌黎舉室暫止。啼號史雲窮居。不須撝拾分金。指囷誼等古昔。喲溼濡沫。通其有無高義。如斯銘感尤極。某射猶觀於兔首。昧無戀於豬肝。興切尊鱸。夢繞松桂。進泛江頭之棹。佇陪湖上之尊。相見匪遠。馳神轉切。端函削牘。敬候近祺。書不盡言。但聞交繫。

答趙良甫書

楊芳燦

前奉贈言。敬析名作。發函伸紙。歡喜無量。風藻豔發。天才踔厲。五音繁會。九光徘徊。范史事外。殊有遠致。庾郎胸中。故無宿物。出入懷袖。諷覽無輟。情文兼摯。辱郎君之謙下。揄揚過當。恐君子之失辭。中心欽欽。以感以愧。僕少好辭章。頗自鍛礪。殫精圖史。頤情典墳。托豪素以抒懷。撫瓴缶而發唱。庸音自効。結習所存。如鼯鼃之甘烟。若蠣蛤之赴溼。或歌或嘆。一詠一吟。希掉鞅於文壇。庶繼緒於作者。無如人事煎熬。家累驅迫。竊升斗之祿爲風波之民。邊障十年。羈宦萬里。堙腐性靈。疲頓。罕牘偶有撰述。輒自慙恧。深藏篋笥。不欲示人。志業蹉跎。光陰遷賈。茲復倦爲

塵。更。甘。作。山。郎。筋。鶩。肉。緩。不。利。走。趨。心。頑。質。堅。偏。好。冥。默。屬。文。多。骯。韁。之。習。當。官。
有。蕭。机。之。稱。推。排。已。久。覺。老。物。之。可。憎。掩。抑。自。傷。知。盛。年。之。不。再。王。微。之。宦。情。本。
淡。江。革。之。僻。疾。難。瘳。時。恐。急。景。凋。顏。牢。愁。驅。壽。思。欲。返。芰。荷。之。初。製。踐。猿。鶴。之。舊。
盟。而。塵。累。尙。牽。山。裝。未。辦。眷。言。疇。昔。彌。用。疚。懷。兼。之。京。華。知。舊。意。緒。寥。落。天。涯。倫。
好。蹤。跡。睽。闢。握。管。無。侶。舉。觴。莫。屬。春。寒。陰。陰。獨。坐。閒。館。輕。塵。盈。几。飛。鳥。窺。戶。管。寧。
榻。破。向。栩。牀。空。我。懷。云。勞。不。可。說。也。足。下。馳。俊。譽。於。早。歲。揚。采。烈。於。名。區。青。萍。結。
緣。望。氣。者。知。貴。濫。脇。號。鐘。知。音。者。競。賞。含。香。漸。越。蜚。聲。日。遠。方。當。雍。容。臺。省。翔。步。
雲。霞。道。直。途。清。相。見。或。易。藉。得。挹。注。宏。抱。雪。滌。素。懷。跂。予。望。之。心。乎。愛。矣。川。途。間。
隔。久。遲。作。報。茲。乘。風。便。聊。布。夙。心。

與楊蓉裳農部書

蔣學沂

昔仲舉早歲。薛勤察其不凡。季偉失學。郭泰嘉其至行。品題良幸。盼睐增榮。是以。
啞鐘待叩。不諧瓦缶之鳴。焦琴入座。自協宮商之律。玄豹韜霧潤七日之衣。皮神。

鸞舞風應八方之節奏相得益契有感斯神敬惟閣下媯雅羣才沈浸百氏定叔通縣蘊之儀授伯起華陰之學不圖末技遽奏清塵陋同王粲獲賞中郎敏異孔融見稱元禮許長離之高騫愛其毛羽閔雜縣之失所警以鼓鐘泥首無因鏤膺曷極頃者文鱗剖素繡段貽珍詞旨淵深文章瑰麗霓裳三拍聆風水於笙簧雲錦七襄錯星辰於機杼壁龍縱橫斜行十級溟鵬變化上扶九垓未足方厥奇觀辟茲異采洵矣哉窮窺五千之書允壽百三之集者矣而迺孫楚作賦先示范宗陳思定文必推正禮答李那以裁牋屬鍾令而定橐馳思千里結契寸心遠渭可涉象於晨星長安在望等諸朝日德音眷注魂夢徊徨敢獻邱言以資大噱慨自徐庾以來王駱遞降世代屢易風裁益乖時尚之習拘於淺近方隅之士囿於聞見流俗既涉於迂疏好古則誚爲背謬謂儒林之傳可廢斥科目而外無文此一蔽也羅采怪僻侈引神異張溫則詉其間天蒙莊且矜其測海叶揚子之方言造庾持之奇字高語太獄累基不階於尺寸廣談河曲導源罕究其指歸侮龍蟲之

罔聽欺鼓獸之全盲此一蔽也誹謗前輩詆訶作者逞盛氣之聲華溢汪洋於楮墨才竭劉表思炫子布之明經昧虞翻偏舉康成之謬畫烏之迹不難糾正僞體猶龍之語直欲強入異端此一蔽也今之才子動嬰數病大雅扶輪名山絕業非閣下誰屬哉

與張海門論駢體文書

丁 泰

開闢以來有奇則必有偶文者天下之華也天人者文之祖也天尊無二上奇也而地爲之配則偶矣人之一身奇也無四肢不成人則仍偶矣身一首而有兩耳兩目首一口一鼻而鼻有二孔齒有上下則亦俱爲偶矣聖人法天人之文而爲文者也其言莫古於易而乾坤父母與坎離震艮巽兌畫卦無非對者推而論之詩有角枕錦衾三百九十之文書有陽谷幽都孤桐浮磬之文至左氏之傳戴氏之記往往雜排比於散行之中特其氣樸茂不形其爲對偶耳東漢而下所爲文莫非駢焉者其體萌芽於三國繁衍於晉宋極盛於齊梁陳隋至唐而變至宋而

裂。昔人以八代文爲衰。此對散體言之也。若但以駢體論。則固無盛於八代者。何衰之可云。爲斯體者。典病瑣瑣。則不莊。氣病粗粗。則不雅。貌病僞古。僞古。則晦。深言病囿。今囿今。則墮淺。求之劉說。酈注。以博其趣。求之金樓拾遺。以獵其英。求之抱朴。雕龍以受其範。就夫專家論之。則隱侯調諧。彥升品貴。子山骨清。孝穆才贍。固宜紬繹全帙。聯其臭昧。若夫四傑之文合者六七。樊南之集合者四五。棄瑕錄瑜。道在節取。足下但取後漢至唐各史書爲之根本。而以諸子及集輔之。則近人之作。不觀可也。何況鄙劣如僕者哉。行見不爲則已。爲則俯視初唐而齊眉。八代矣。然而自古論文者。莫不尊散行而卑駢偶。則以經世明道。非散體不爲功。四六之佳者。則奇花美女。雖爲宇宙間不可數覩之物。而求之實用。則缺焉。是則天包地。身使臂。鼻藏孔口。掩齒奇可統偶。道固如是也。文豈能越乎。道哉。是又在足下之善擇已。

與蔣爰亭夫子贈羊裘謝啟

龍汝言

竊惟施德者不望報疇敦古道之交情知弟者莫若師樂得英才而教育伏念某愧廁公門之桃李豈曰能賢冀聞夫子之文章欲寡其過故居貧幾結鶴衣之百而盡飾莫施英粲之三迺緣顧及單寒界茲輕煖驚敝貂於蘇季尙無歸洛之期恍束帶於公西非奉適齊之使俾襲衣而充美洵素絲之可珍宜歌羔裘之詩殷殷邦彥匪藉綿袍之贈戀戀故人豈惟春風風人亦且解衣我何以卒歲郤之爲不恭亦以禦冬敝之而無憾改爲改造改作預期於授餐適館之初曰紩曰緘曰總猶想夫退食自公以後俾受裁之小子斐然文章懷知慎於眇躬服之無斁

與兵侍周石芳先生書

王 曇

西園謁別承以尙書尺牘介交淮南鹽權又承以細生出處譽薦河隄水工曇陽鳥戀南塗馬知水緣是未稅邗江先遵睢上八月二十五日見松圃尙書於河濱行臺時也田蚡視水延年之策太多汲黯治河淮南之病不減命寓河干恭候章下九月八日伏聆諭旨不准人員納草投效相如慕黃霸一郎之貲未籌買臣學

西施半肩之薪莫負餐珠析桂遐想龍門背坂面隍積傷蟻慮罄十九年袁宏士
窖之情敍五十歲孟郊無官之故初曇之待詔公車也不欲碎胡琴於都市者欲
爲端人不忍彈鬱輪於主家者畏非佳士是以麒麟寧棲身於魯經渥洼不自媒
於漢殿語曰相馬以輿觀臣以主此曇始入京師逡巡趨於時相之門者豈期
掃門魏勃未見曹參懷刺禰衡已逢黃祖嘉慶四年以師門芥蒂之嫌車後塵覆
之垢錯書舉燭誤點飛蠅遂轟薦福之碑忽破太初之柱當斯時也腐鼠飛鳶欲
亡虞氏箜篌漆匣幾殺王彪都察院都憲吳師晏嬰民望荀爽人師不先泓水之
鱸致拔仲尼之樹曇梁鴻適越早到蘇州劉超閉門絕無賓客當日之畏影匿迹
救寒止謗江南人士之所哀憐者已辛酉壬戌復以靜庵少詹之知先生賞愛之
酷更生之傳虞監手鈔會稽之碑范雲背誦幾使劉歆忌口醬瓿莫覆竇融飛書
洛陽傳寫矣無如昭君面醜不勝劉白之圖墨翟書多未免弦唐之怪此東坡典
貢舉而李鷹無名永叔修五書而韓通無傳者也李白曰千鈞之弩每發不中則

當擢檻折牙。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冠一免而貢禹不彈門一杜而汎騰不出是以吹簫歸去。仍居胥相之城廡下。春來終守要離之墓。妾非采鸞寫唐韻而賣錢。婦是唐寅買丹青而換米。擬以爲苟曇禁錮。不過終身王通著書。老於河汾可也。何圖李衡種橘有賢妻。竊笑之時劉凝隱居無夫婦。遊山之福一雌忽飛五倫。遂絕。於是逢萌迷路不識東西。羊曇西州無非痛哭。此戊辰辛未以來挈子拋家重蹈燒籠舊路也。昔有勸李賀必舉進士者。而李賀不從。亦有勸桑維翰無舉進士者。而維翰不聽。曇左思溷上歲歲三篇。袁虎馬前年年七紙。蓋蘇季十上不行。實陽嶠八科皆中也。考漢郡國舉士皆取少年能報恩者。曇四十五歲矣。尙能夢中呪柱乎。馮唐九十忽舉賢良。唐都百歲居然待詔。未必然也。舊年都下讀先生山西程式諸刻人則郝隆滿奮盡是高才。文則橘柚櫨梨無非美物。加以攀安提萬說項推袁。幾幾乎曾凱下第。欲爲釘足稱冤。王褒愛才竟與門生擔飯矣。曇胸中柴棘大半是經濟之書。夢裏江湖小試亦農桑之具。無奈柏耆杖策不曾遇。

裴度於淮西馬周年華不忍詔常何於幕府覩黃河積石之難思睢水囊沙之績乃復逍遙河上徒賦清人黎陽亭邊空歌瓠子是又詭遇不得驂王良之轡異途不能呈卜式之身良有然也凍蠅不翼冲天之飛焦堯不救夸父之蹶仍歸舊隱有地蒔花欲上揚州無錢跨鶴祇申忉怛馳念安和不宣

報工侍吳先生書

王 曇

尼山門下養徒三千太史奏來賢人五百昨先生示書謂手放八榜獨心國士此孔融之妮禰衡謝鯤之泣衛玠非門生之福也盧植學於馬融而不得窺後列之女樂彭宣學於張禹而不得聞後堂之管絃俱無師恩皆登儒傳先生獨不記迦葉升座阿難夜悲南能傳衣秀師擲鉢乎前謁邸第見闔者屏某門生於門外而延曇於後堂擲粥則感郭泰之仁枕膝則彰孟喜之過樊儻弟子皆是公卿鄭元門人誰非國器而使見愛者爲處囊之錐見不愛者出公超之市曾子之門豈無吳起荀卿之徒或有李斯則他日拂衣之惡割席之怨非教曇兄事子產弟畜灌

夫之盛意也。登劉備於上牀，勢必揖張儒於下座。六月河間奉書，謂丁寬何以東歸。楊時何以南去。曇之東歸，東中丞之招。南去蘇方伯太守之聘也。今之幕僚，古之徵辟。無宣明之面，而居青油之安。有僧孺之賢，而容樊川之狂。十倍於長安索米，中書伴食矣。前歲同門王以鋸榜發上皇帝命御前進卷，另選一榜而先生呈勘落卷。曇在第一。非東皋師闔門待罪，伯相公伏蒲請恩。則當日張文朱武魏玉孔金，一時黜落科場異聞。曇爲詭遇，此力辭別榜之中書而不願也。羊長和不遑被馬，帖騎潛逃。阮光祿已走方山，追之不及。古之畏影，今之救寒乎。曇聞羊綏佳士，不登謝公之門。楊濟駿人畏入當陽之座，而今愛士者纔一聞黃憲於人言，卽力拔孟嘉於座次。十金之雉而以爲鳴鳳也，楚王賓之矣。蒙童之鶴而以爲能舞也，羊公譽之矣。究而言之，郭子元懸河瀉水，語議無窮。衛洗馬噉杵搗蠶膏肓有病。曇之炫耀，自貽惑爾。西園之遊見柱，國止車門外置狂生第四車中。此何平叔熱湯汗面之時，王文度手版倒持之日。若非顏回一座先聞仁祖其名，何致西堂

百人。惟問伏滔何在耶。太史公曰世言蘇秦異。異事多附蘇秦。班孟堅亦曰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不知語許元度於曲室之中。才情自別。進張孝廉於撫軍之座。名理全無。先生以殷浩手巾拭謝郎面汗。丞相有帳中之客。參軍非入幕之賓也。庾征西料事方皇。豈暇消停盛暑。何驃騎文書不暇焉能應對元言。七月從東撫軍至歷下。魯婦人髽而哭者二千家。檀鄉清犧之賊戰於鄖陽。氏根白雀之妖鑿於來鳳。此范氏史所謂廣賊橫行。正皇甫嵩朱儁投袂之時。陶謙梁衍獻規之日。討匈奴以自贖。出都亭而待罪。毀鬪子文一令尹之家。立槐里侯蓋一世之業。散折像之財。空糜竺之富。揮黃金如拂汗以犒軍。出美人若宮衣以賞士。韋丹貨宅。魯肅賣田。破波才禽彭脫。谷靜山空。讓功驕將。冠鐵負鑽。歸命司敗。然後書牘背而乞恩。止畫室以俟命。使今日稱郭況家爲金穴。他日不作劉宏論爲錢愚。策之上也。郿塢不能藏畢世之金鐵門。不足守燕陲之穀瀆。瘍雖痛。勝於內食。留香不踢。豈能愛臍。如此而竇憲之罪晚。蓋於雞鹿班史之功亦銘鼎於燕然。此董。

崇之策而寇恂可以自全孫鑛之謀而石苞可以無禍不然鄧氏鑄山豈無一簪王衍留車亦難三窟策之下也藥味嘗卑藥言獻貴塗麻油掌上豫見吉凶聽浮圖鈴聲先知禍福所以佛圖澄遊諸石之間視同鷗鳥竺法深入簡文之座看若蓬門先生愛一狂狷士而欲成其未有之功名豈不愛一大柱國而保終其百年之富貴哉先生之言又曰帝堯九十而倦勤則大夫七十而致仕此先生以經典析疑弟子敢以史策問難宋史司馬光王陶皆以五十求散地呂誨五十有八范鎮六十有三歐陽脩六十有五富弼六十有八皆不至七十致仕而時愛大臣者鷗鳥之賦陳振所獻赤松之詩魏仲所賡圖五湖而恭公納節咏生辰而持國歸休雖少年之言莫聽實退位之佛可作蕭嵩從容之言莊敏止足之謂王晉平山資已足羊叔子盛滿爲憂良史嘉之至若田豫七十纔留賢路崔咸門生忽贊退休比夜行於鐘漏恐描畫於後生又稍晚矣褚淵中書而在期頤之後周侯末歲而歎鳳德之衰此周易甘臨之憂係遯之疾也先生倚馬萬言全牛一目召元武

司馬班固。敕南宮東觀曹褒。數十年矣。張載文章。遠鐫劍閣。劉寬侍講。久在華光。以今比古。李元禮天下龍門。是非名教。庾子躬城西公府。名士門庭。大江以南。一人而已。爲疏廣則祖道都門。爲賀監則鑑湖一曲。豈徒南山之蕨。淞水之鱸哉。曇謇比方干。狂非陳亮。有五千卷崔儻之書。無三十乘張華之博。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是所好也。左手操黿。右手執馬尾。非其時矣。是以匹練吳門。吹簫吳市。豈不欲抗禮將軍。長揖丞相。一筒餌拜都尉。五斗酒得涼州。所謂應龍以屈申爲神。鳳凰以嘉鳴爲瑞。虞翻不能避糜將軍之船。而能避糜將軍之門也。太山之雷穿石。積燬之火爍金。楊匡郭亮。天下以爲美談。胡廣趙戒。千古以爲口實。以是脫雞冠而辭仲尼。立虎靴以俟王儉。遲先生於機雲二山之間。淞泖兩湖之上。左太沖招隱之詩。孫興公逐初之賦。徘徊五夜。馳驅一書。

上工侍師二書

伏讀侍宴詩。先生建燕國延年之杖。乘明堂步挽之車。魯恭待詔。白虎觀中。劉寬

王曇

侍講華光殿上。此三十年侍從之華。千萬禪丈人之福。竊以楊彪八十而光祿王祥九十而三公。竇熾拜太傅而榮。王琨加侍中而壽。丹青所記。史冊所書。輒以爲不及山濤。未如龔勝。此前書惓惓爲無隱之獻也。山中亦有宰相。宏景何如。紫衣亦侍聖人。鄴侯可貴。與其相國而尊黃老。不若膠西而禮蓋公。語曰藥味嘗卑。藥言獻貴。劉向之所忠也。鴻濤蕩嶽。餘波見漂。韋忠之所憂也。曇年弱冠。過中書門下。見看衛玠如堵牆。觀狄青者擁馬足。當是時也。知王衍必誤天下。豈必山濤識衛瓘。不免其身。無須杜預。特以徙薪無餘福。其人損權無魏。相能奏我侍御曹先生。以貴主之車。不避赤棒。霍家之奴。敢躡大夫。乃搏蠭而不及蠭。披枝而不傷心。猶以爲郢都鷹擊。皋陶鴈觸。京師所貴。先生所知也。嗣是而後。名藏太室。形圖凌煙。譽者謂林甫美相。見者謂處仲可人。積漸之勢。而子魚大於宮中。黃柑美於供御。杉齋侔於延昌。花石侈於艮嶽。王涯井飲寶玉真珠。劉惔靈光瀋聲艷姿。請考功地以益田。盼乞肥牛田以富張禹。方鎮必賂廷郎。貢獻先輸梁門。地衣媚侂胄。

炬燭獻申王。練布千端。一時增價蒲葵五萬。頃刻生風。尙無王導震主之威。故無石慶反室之詔。而俛眉承睫之士。乞兒向火之輩。爲大參拂鬚。與太尉濯足。吮總管之馬膾。嗅相公之靴。鼻手捧溺器。口承唾壺。幾幾乎恩府恩父。搔笏開籠。願相公百二十歲矣。幸而班固傳毅之流。未充幕府。禹錫宗元之士。未立權門。屈己不過呂諲。傾身僅有徐紇。頌功尙無張竦。懷刺惟見崔暹。及王鉢兼二十餘使。國忠領四十餘職。於是范溫蘇過。盡是通家。丁北嚴南。無非孝子。或畫日獻筆。或賣鼎呈辭。或一斛而得涼州。或萬緡而改宣歙。或尙書由竇。或御史呈身。師旦獻妻程松納妾。媚史王不殊鷹犬。詔安石無異家奴。至於今日而祝欽明踞地搖頭。五經掃地。揚子雲周公以來。無若安漢之懿已。北史盧祖詢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士開門。已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並列。今者沈約之流。多於老鼠。元稹之類。不少蒼蠅。昏夜而參丙吉。臥內而見文瑒。續命之物。黃龍之湯。見幾者以爲與受和凝之衣鉢。不若不識和安之北斗也。指楊右相爲冰山。識張昌宗爲海市。桓公之裘。

企生不惑。孟德之財良家豈汚而欲以屈釐奴婢之室爲孫宏招賢之館。且欲以曹公自家之金鑄呂布將軍之印乎。以匡衡入史高之幕經生羞談以崔駰爲寶憲之寶白衣何補曇擇澤求蹊披榛覓路韓愈門生寧爲馬勃梁冀席上不貨牛黃日者吳會棲遲長安西笑所謂伯陽入秦及關三歎梁鴻適越登巒長謠也夫位高者疾顛嗜厚者腊毒視遠知晉厲之亡舉趾識莫敖之禍豈有鳬毛龍鮓博過張華牛鐸勞薪識同荀勗而不見虹霓之雨色也毀家之說旣不信於鬪文折翼之夢恐終應於陶公誰爲鮑生之言徒負召平之弔一亞父不爲置箸百張良不能爲益世豈不知陶桓公珍奇寶貨富於天家金谷園玉色金聲別於婦女而猶愛香嚙臍惜指失掌安知戴法興之鑰匙不爲大盈庫之寶藏乎來書謂密康必禍羊舌終危謝晦將亡門庭有藩籬之隔延之不幸平生見富貴之人先生亦見其溺而不救也危而持顛而扶孔子所以待季氏食云食坐云坐平公所以事亥唐今稔知其山非銅陵家非金穴埒無錢溝地無黃鐵徒有迴天獨坐之名迄

無四貴五侯之實。此梁商薤露之歌。酒闌上已。孟嘗雍門之琴。游童牧豎矣。呂种豫禍。纔知馬援神人。奴輩利我。始信石崇東市。竊聞胥靡之人。登高不懼。彭祖之慎。觀井爲憂。是以稱疾竇威。急歸田里。棄官褚契。避地幽州。裴潛識者。去劉表而不依。許劭歸乎。見陶謙而早捨。前書未盡。望馬吳門。何日見歸雲之慶也。起居萬福。

上工侍師三書

王 曇

示書。謂賢艷盛明。臧否陸子。璋戒其必傾。張溫清濁太分。諸葛公知其有禍。此馬文淵之教子姪。惡國武子之招人過也。曇聞翟威壞陂。天帝亦怒。桓譚鼓琴。宋宏不樂。昔者周章以太守親竇憲爲憂。袁宏以伏滔在桓府爲辱。今高幹旣無雄才。鄧騭豈能好士。此楊駿辟王彰而不就。張華聘韋忠而終逃也。陳咸受父命不從。駱統辭母面不顧。有自來乎。田竇居中廉藺處外。而泄泄者以景升木偶。子陽俑人。當公鼎之重。居在人之右。蒺藜失據。鳩毒爲甘。遊其門者。非溫太真謬敬王敦。

詐交錢鳳。卽周尙書陽爲姦毀。陰取封侯爲之危矣。楊炎爲元載復仇。盧杞與劉宴報怨。將無有賣丁大全之直聲。試陳宜中之反覆者。明日發竇參之贓。必有敬輿。他年斬林甫之棺。誰爲李泌耶。聽三言者成虎。指千夫者無病。而況爭棋已禍。伏西鐘。穿墳已釁成東市。豈霍禹之關將斧斬。而王伾之門猶羹沸乎。聞之出處。在於機先。去就決於事始。聽洛鐘而知銅山之將崩。聞馬嘶而識主將之必墮。是以羊欣自疎於桓元。蒯欽自疎於楊駿。刀約用事而荀邃疎之。義康用事而江誌疎之。先生以晏嬰之望。阮籍之曠。陸機非好遊權門。杜預豈喜事朝貴。彼將師鄭元以重諸侯。交張華以光董灼班固燕然之銘。馬融西第之頌。務觀南園之記。潘昇錫命之辭。先生皆無有也。而猶恐盧仝終累於王涯。令狐或傷於元稹者。嵇叔夜之形交未絕。鄭當時之請謝難辭爾。中台坼而彼不知。第門壞而彼不悟。朝夕之間一節入其北軍。飄風失其儀。蓋國家棄寶憲不如孤豚。刺袁盎何須十客。卽不然而長平故人移於冠軍。魏其客士歸於武安。欲回王雅之車。思散翟公之雀。

呼吸變遷矣。先生知處仲非忠臣。識安石誤天下。惡絳灌無文。懲博望不學。亦嘗笑晏颺管輅與泉下人語也。今日之勢爲禽息則憂國而爭爲廣德則止車而血列癡相之罪。褫獨坐之權。使范睢一言而穰侯兄弟皆廢。石顯一徙而充宗黨友。皆安則一簡之紙。百世之史也。然後借荊州之布飯帆。秋風之莼菜辭司馬光洛下耆英。爲白樂天香山九老。時蘇郡建白公祠。錢辛楣宮詹家蘭泉司寇趙雲菘觀察陳東浦方伯王夢樓侍講諸公皆遲先生歸爲九老。邴原曰公臣不事冢宰。君在不奉世子。況當此日月重輪之世而不爲朝陽會一鳳之鳴乎。趙昌譖佞敢害鄭崇張禹帝師豈畏王鳳必有助先生而攀朱雲之檻者上聖主賢臣之頌。王褒釋屨而來讀忠臣義士之書。尹勲投編而歎一疏待漏馳念寢興。

上都憲師四書

王曇

先歲二書兩蒙獎答。一書不報。寒暑憂思。昨閱邸寄。知先生晉升總憲。喜極無眠。以伯翬爲耳目之官。以君牙爲股肱之寄。露章請劍去。佞拔山。蹣嚴相之一。樓除

秦門之十客。在此時矣。霍雲家倉卒之日。上客頭焦。郅君章奏書之時。狂人膽落。夫權傾天下不疑。功蓋天下不忌。侈窮人欲不貶。郭汾陽可以當之。儀禮比於蕭何。封邑比於鄧禹。賞賜比於霍光。梁伯卓非其人也。今者賜步挽以寵尉。借明光而避暑。珥貂挿筆。決奏於休源之前。南面黃綸。畫敕於龍駒之手。侯安都供帳稱觴。韓侂胄假筆升黜。見一斑矣。驚先趣則誤。拜江都。著黃衣。則醉呼萬歲。凡諸故事。略在今聞。而且林甫恐對策言姦。尙書覆試。元載禁百司奏事。先白長官。前者鮮于討南詔大敗。國忠署其戰功。劉法爲夏人窮追。童貫隱以捷報。今復使王衍營三窟之計。弟非敦戎。命謝元督淮上之軍。人皆巷議。姻戚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有幾人哉。褚裒國戚。猶讓大權於會稽。王蘊封侯。能避恩澤而不拜。今則受爵天朝。拜恩私第。雖無荊州十郡女婿。實用謝安一半門生。入捷徑者指爲終南。至異門者。此中輻湊。蔡義可制。居然霍光。關播不言。儼然盧杞。運掌而賤。更富於季孫。咳唾而爛羊。貴爲郎將。服食次於尙方。園林侔於暑殿。膳夫庖人繡

衣錦綺。珠襦玉柙。秘器東園。總其歟迹。具在前書。以今喻古。所謂毛髮灑於奉冊。芒刺生於驂乘。在此時也。而又有猩猩死酒。蛩蛩負驢。甯烹五鼎。甘臭萬年者。爲之羽友哉。都憲爲漢御史大夫三公之貴。居丞相之次。在將軍之右。非梅福上書。申屠對策。可以比擬也。先生乘徐樂瓦解土崩之勢。爲賈誼流涕痛哭之。奏捧日天門。徙薪曲突。或不至然臍漆首。殉以廚車。亦不致鵠喜蛇迎。罪干虎睡。兩宮有八議之恩。九卿有十宥之法。爲昭平豫。贖死罪。使曹爽不失富翁。貸爾朱緩其牛刀。寬宇文。遲其玉斑。則先生厝朝事於太山之安。存丞相於牘背之上矣。我國朝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參奏大學士明珠七欵。早申一疏。夕命三褫。載在典章。藏諸成史。昔者漢宣帝知霍氏不善。早在民間。唐代宗收元載端目。盡出禁中。而況我今皇上日月離明。雷霆震出。及今不効。而先生嘉謨猶曠官曠位。一朝蕩然矣。夫事之急者。不能緩言。心之忠者。不能諛聲。高彪覆刺而投書。迫也。劉陶驛馬而上便宜。激也。曇糟粕書生。都養弟子。以枕膝感孟。喜之恩。故發被露楊軻之醜。

亦知廉頗當失勢之時。故爲潘尼作安身之論。倘引嚴郢以發楊炎假庾。準以傾劉晏。則非先生仁者之用心而事亦緩矣。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求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若彼相居累卵之地。而尙圖太山之樂。爲朝露之行而猶思傳世之功。則請先生以是書上之。彼相身當披鑽甘服。上刑述王雅之生平。書生膽大。題曹公之活字。相國門寬。

與盧抱經先生論公穀書

王 曇

讀屈原離騷。以爲狂人。毀仲舒公羊。而遭鬼殛。若賤子者。郭泰靴聲不聞。吉莫陳奇論語。久付薪樵。荒經蔑古。非一日矣。昨承示公羊辨說。所謂得館陶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也。先生以飲酒之謫仙。作講經之博士。賤子不枕孟喜之膝。亦豈食皇侃之唾哉。至後附穀氏數條。所謂鐸椒之解不足。許瑕邱之說不足。取歟元魏之末。儒者繼起。北史謂其於公穀二傳。諸儒多不屑懷。先生何不食大官饌。而賣餅耶。

答陳雲伯書

王 曇

奉東海傳書於德公桑下。開械一讀。語語出於肺腑。來書第一事與小雲書不宜多諛辭。凡忘年之友所期於少年者。竊謂如禡衡之才。豈及孔融而諛之以顏淵復生。顏淵之克己復禮。豈肯赤身裸體打鼓而罵曹者。因其好學與顏淵類。故以顏淵許之。若黃憲學問大成。則直曰國有顏子矣。小雲洋洋纏纏。筆底之零金碎玉。一掃數斗。鐵雲在真州。謂良士曰。小雲比蘇過好。才高而氣下。及良士還吳。視其詩文。諦其氣息。聆其語言性情。從肝膽出。心以爲吾輩之替人也。喜之至。故許之過。良士浪遊數十載。見前輩賢哲。皆以此法誘掖後進。故眉飛色舞而欲於諸老後分一席也。今甫與締交。而瑕疵之。譬如吾輩盛開之花。而責初茁之牡丹曰。汝蓓蕾小牡丹之才。必望我鐵梗盈抱之海棠而郤蕙矣。小雲此時清才也。美才也。實奇才也。我輩目不遇奇才。遇清才美才而亦奇之矣。況果奇耶。良士素畏奇才兩字。謂用之不善。不特嵇康鍾會孔融禡衡之倫可鑒。卽太白東坡亦以奇才

受累。良士不敢自誤以誤人也。蓋喉舌間有一斛言語。欲進吾小雲於百尺樓頭。又紅柏山莊有秘書數百種。欲效蔡邕於王粲故事。託付得人。庶心無罣礙耳。來書謂足下之詩不如鐵雲樊村且及良士。請以我四人之長短論之。鐵雲前八卷之詩。良士常向上一筆勾卻。曰。從此存集。則先生之詩無古無今。獨步宇宙。於尊兄碧城仙館詩。曰。一篇不可刪。二說出一人之口。非佞也。蓋碧城十卷之題。皆人人所欲作之題。如吳梅村永和宮詞圓圓曲。但看題目已是驚采絕艷。故可改而不可刪。鐵雲八卷前出鬼方。則不若馬墨麟徐芝仙諸人之奇險。出入京師。而贈答諸人。皆人世所不聞名。故謂之曰刪。樊村詩體。漢魏正始之音也。其作南北朝樂府。是蹈楊鐵崖之前轍。與鐵雲之春秋樂府。皆揚子雲太元經寂寥中耗費精神。非人人胸中欲作之題。恐作者極意矜重。閱者祇作十七史彈詞看也。碧城詩良士欲盡一年之力。首和遍。恐蹈訛癡符之誚。故不果作。蓋自有詩集碧城一集。如秋霄月華輪五色。如春林花譙繡幔十重。又如天女炫妝。仙娥顧影吐咳。

珠玉隨闖風飛落人間也。宜將刪去之作。首首改存。不可一首刪也。謂不如鐵雲者萬里路爾。不知萬里中人人欲作之題。不過百餘。如蜀道中人人欲作之題。皆在鳳翔漢中。皆陝西也。入劍門。則武侯廟綠珠井明妃村而已。縱作一首登峨眉絕頂詩。無人能口誦也。老杜在蜀。如秋興諸將。皆在成都而作西京之詩。故人人流涕而讀之。今樊村胸中深知其故。不能懸虛而作。故作樂府。此避易而趨難。樊村之慷慨悲歌。嘗稍稍讀其數十篇。而惜乎其未全讀也。想其盛氣流行。驚人心目之處。必不在南北史樂府也。質之樊村。亦必首肯。至若良士。則甚愛碧城一切之題。逞其狡猾伎倆。而改爲董賢廟碑。孫夫人廟碑。蕭皇后哀文。懿德皇后哀文。明與雲兄爭勝而不和。大集之題者。物可一不可兩也。去年見頤道堂詩選。益多憑弔古今表章忠烈之作。驚心動魄。自以爲不可及。故有必傳兩字之作。及觀崇明往來一冊。多至百餘首。則心竊不然。以爲鐵雲之詩多於前。而雲兄之詩多於後。將來之病。必無好題目。而隨遇皆題目矣。此不得不爲雲兄進一言也。憐其才。

使不卽伸。忽然而作一首。得之天籟。或出鬼謀。則半首一篇。勝他人之十疊韻矣。譬如良士。作始皇墓詩曰。五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渡江來。揚州在汪劍潭先生席上。他人閱此二句。曰此秦始皇一聯輓對。人人胸中有此語。而未嘗湊成一對也。所謂鬼謀者是也。雲兄新集中篇篇有之。不謂過自謙抑。昔有謙之太過而不嫁其三女者。可以鑒矣。尊伯老成清簡。是徐稚子郭林宗一輩人。見屬壽序。當竭其心思能事而構之。而略節不詳。古人作序作傳。皆舉其平生行事之零星碎小者摹寫之。如謝安傳。絕不序其奠安江左之功。而序其坐海船。扇蒲扇。著圍棋。折屐齒。而東山絲竹。至今如聞其聲。卽馬遷作高祖本紀。亦不過序其賴酒錢。闔博場。使兩女子洗足。而英雄之氣奕奕在紙上也。昨有一書寄小雲。屬添寄數條。遲久未得復。故先擬一篇奉政。仍望將嬉戲釣游之事。或幕中所辦公案利弊。平反新異。可傳者錄寄數則。俾得添入此序中。使文勢波瀾往返。則不同於章陳之沿襲矣。來書謂傾東海而潤筆。今急就而序次之。恐遇轍之鈆。見笑於東海龍王。

而以爲不足潤也。小雲代贖秋衣。而北風又來。索逋之客。座上常滿。較十年前浮家泛宅。全家在皋亭梅樹下度歲。另是一種風味。日日效陶淵明作乞食詩。顏魯公作乞米帖。知必有賞其筆墨之佳者。雲兄其首屈一指也。崇明卸事。若得實缺。良士思以方外之身。作碧城書記。先爲大集。作一箋注。次將萬春園院本作成。再將鐵雲之琵琶。賺人面桃花及諸樂府。令兒子善才書一通。藏之碧城仙館。此自一大願也。蓋自國初至今百八十年。詩人輩出。至雲兄而集大成。鐵雲常與良士言詩壇一席。各宜避君三舍。此後惟當以詞曲度日。鐵雲詩勝良士。尙作此書。況良士耶。況有追風逐日之小雲。伉儷耶。文章五色。鳳之雛無非丹山鷺鷥。良士之合十讚歎。未有已也。尊兄勿過責也。山莊柿葉初紅。老梅艾納作紺碧色。望東海朝霞。隔大海水。思君不見。我勞如何。嘉慶丁丑秋日。

此余丁丑年在崇明初刻頤道堂詩。樊村勸余盡刪碧城仙館舊作。仲瞿謂舊作一首不可刪。因作此書相寄也。蓋樊村學人之詩。墨守婁東沈敬亭許九日

之派。沈許奉歸愚爲圭臬。故所見如此。余十四卷前從樊村言。所刪較多。已梓成大半。後亦覺其減色。因以所刪另編外集。至今頤道堂全集。微特不憾閱者意。亦不憾己意。手定之集尙如此。況身後待人論定耶。因思古人全集完善者少。職是之故。試取漢魏六朝三唐兩宋及元明各家全集觀之。毫無遺恨者幾人哉。余詩自頤道堂全集外。加以西冷五集。華胥七編。秣陵集。戒後詩。存畫林新詠。不下萬首。潘榕皋先生謂余詩過多。無人能閱全集者。故擬分類分體。另編碧城詩髓一編。損之又損。尙及二千首。則多之爲患也。此書久藏篋衍。因錢君梅溪爲仲瞿襄刻文集。因錄與之並識。顛末以志。良友相愛之意。誤從樊村之言。在當日亦未嘗無所見。且非此則詩格不能變也。故無悔。道光戊戌六月雲伯書。

答吳聽山書

胡敬

千鴻叫月。如坐深山。一鶴銜書。忽來遠道。發函驚喜。深慰離悰。勸我加餐。知君無

恙。中敍團沙易散。戴笠空盟。飢驅少閒。學殖如昔。我聞斯語。能無愴懷。人之相知。貴在情愫。猶憶曩歲。歡敍生平。野寺尋碑。孤篷聽雨。把蔗竿而起舞。撫石鼎以聯吟。態笑余狂。詩嘲君苦。一日判別。三年於茲。羲馭不停。萍踪難合。悲已僕頻年夏課。忙過半生。獨坐春風。舞來六度。妻孥竊笑。路鬼揶揄。嗟嗟殺青。難窮還白。無術齒少。潘安仁之歲已見。二毛命如羅綈。諫之窮竟慳。一第有時。欲盡焚筆硯而蠹魚。自故紙外。更何處可覓。生涯讀書。原不爲功名。而啖蔗入老境。以來於此。中得少佳趣。徑欲摒棄一切。發憤三餘解脫。因緣破除煩惱。日錄五十紙。口誦八萬言。則又語不驚人。夢少投懷之錦簿。空點鬼胸無記事之珠。雖儕輩悠悠。誠亦未肯多讓。而如石落落。其將何以爲情。重以門戶支持。米鹽凌雜。護麥田而成黃雀之賦。情隨境遷。向秋風而感白頭之吟。歲不我與。辭典雅足傳於後。惟君宜早圖之。臣少壯猶不如人。其他類可知矣。難期後會。還憑夢裏逢君。忽發狂言。所恃友能知我。

答葉燾菴募輯釋典韻編書

胡敬

伏維三十六母。闡韻學於沙門。二十萬言。譯梵本於皮牒。翻切所起部分之嚴。揆厥由來。斷由彼岸矣。先生精覃內典。提倡元風。以慧業之文人。作詞壇之禪伯。搜劉向西京之錄。得浮屠七十四賢。繙靈運南本之經。演妙義六十二卷。良以釋法顯。則躬繕薩婆多律。謝慶緒則手輯楞嚴真詮。嫌密行經卷帙之繁。慧遠親加刊削。恨首品經章句之闕。士行遠出尋求。以至南安擅轉讚之工。東安矜習誦之博。莫不因緣文字。觸發思惟。祇樹林殘鐵門。限敝況復九十六種杜衆邪之門。一二緣開先覺之路。爲迷津之寶筏。爲法苑之金繩。爲藝圃之旃檀。爲詞宗之衣鉢。也乎是用乘參最上。會啟無遮。建精進幢。浮淨覺海。發勇猛願。生歡喜心。遂解譬如珠。開梵筭。分我等以摩訶之第十九大品。之第十三琅函。始披驚覩。大千之世界。戒建先定。同遵不二之法門。或謂談空空者契元關味。如如者歸寂照。彼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邪。悟風幡之本無。散天花而盡落。總由悟入匪恃言詮。

不知給孤獨之園黃金布滿阿育王之塔七寶裝成鬱帳千重祥輪五色現法相而縷絡圍繞甃層階而琉璃合成豈有曳壞色衣猶說一絲不挂入衆香國甘心空手而歸哉惟是三寶流傳恒河沙數一音演說浩劫塵多欲衷小品之櫟函須資正法之眼藏所貴鉤稽宗旨勘落繁條斗藪俗氣破除魔障心香一瓣信手拈來柿葉三間然燈寫徧哺小兒一千道之乳胞胎本同綴牟尼八百顆之珠貫穿不絕金鈴個個玉磬聲聲於無盡藏得小三昧編大藏而都爲一帙寫阿毗而奚俟三年至若曇延涅槃之箋襄陽般若之注校從他日鈔望後人甄解析疑美先現於彈指澄覽博映多無取乎搏沙從此舍衛城中不勞乞食靈山會上便悟拈花要使一粟微茫廣開無量之功德半盂澄淨消納兩戒之山河霑漑自布身施大衆君之宏願我所深參敢不借法炬以照迷數貝多而分輯如乙如己體仿佞性之橫行多華少華暇從迦葉以參究因述我聞之如是未知君意之云何

答許青士書

胡敬

敬啟。前日不揆矯昧。蒙示大集。雒誦之下。如與君對。醇意所發。實獲我心。竊窺諸作。五言雅馴。近體流麗。歌行元本太白。規撫靈均。時於行間。流露真氣。真氣所在。情韻生焉。僕嘗論之。發言爲詩。如彼動植。鼠姑憔悴。猶尙愛翫。蜀葵絢爛。不加睞盼。一有韻。一無韻也。圖成佳麗。遠勝姑射。謀薦寢席。不如齊女。一有情。一無情也。是故推襟送抱。豈必在在膠漆。而情深者。無淺語。風雲月露。豈必念念忠孝。而韻逸者。無凡響。使才士著犧鼻。滌器市上。依然風流。强市儈。捉麈尾。以助譚柄。祇益醜態。此又雅俗之所自分也。方今論詩。率以詞勝。諸前達未悟斯旨。夫琴瑟專一。誰能聽之。文章不同。有如其面。縱不能謝朝華。啟夕秀。以憂憂獨造。亦奈何是末師非往古。而陳陳相因。豈有攘取秦樓楚館。片言即可稱玉谿。再生覓得步搖條。脫佳對。遽自詡金荃麗製哉。僕固舊坐此病。所苦欲改未能。君信別出新裁。應歎斯言不謬耳。附上次韻詩如干首。小令如干首。統希鑒別。伏俟箴規。見軍中鼓琴已早。心怯聞市上擊筑。又復技癢然。魯酒寡味。知稍嘗。輒止。賜牆及肩。早一覽無。

餘矣。

與友人書

陸繼輅

伏來言所治地僻而土瘠城中居民不及百家大府以足下曾任繁劇才大不可以簡縣屈若以治獄留省中待遷其可足下遂瞻顧不行僕聞之未以爲信何者地僻則官無奔走迎候之勞可專志爲治土瘠則民無驕奢淫蕩之習而教令易行此正宜足下所樂乃自春徂夏猶未上事是非徒有所瞻顧而實自薄之不屑往也果爾則足下之才方今郡守監司不逮什百者何可數計而足下乃浮湛縣令將并薄之不爲耶向在京師見牧令謁吏部出者欣戚之意判然見於顏色叩其故則曰某地官富某地貧訟言而不諱吏習如此可爲深歎豈足下胸中亦有此等計較未能悉化耶抑別有他故望卽裁答

貽友人書

劉嗣綱

長江帆駛聞在杪秋道出鳩茲冀展良覲比奉故人告知閣下因舉孝廉方正迫

於歸里足下名場坐困垂二十年倚閭之望未知所慰竊體介母求祿之意冀遂毛生捧檄之願足下之心亦良苦矣顧進退出處所當三思古者周崇六行仁讓同興漢制十科賢良並策朝重端門之典世高講幄之風大儒循吏鮮不由此方郡邑之舉也足下當固辭不能以曹邱之揚自解於毛遂之薦也且名者實之賓也誠使素履有孚嘉遯无悶歸厚之門昔人所旌通德之里過者猶式如徒以名而已季良名流取之以誠子弟公謹才士黜之以懲風俗彼葉公所好之龍騰笑乎公卿羊公不舞之鶴貽嗤乎賓客由來舊矣夫人卽至哲必不能掩己之短以兼人之長人卽至愚亦必不肯棄其所工而用其所拙今足下旣不獲焚棄筆硯刪除詞藻就繩墨之訓務布帛之言去文苑而入儒林舍文章而談道德則必至名實不相符言行不相顧虛車不可以行遠贅鼎不足與入廟繫而無用致歎匏瓜華而不實貽譏桂樹若足下者爲麒麟之楨耶爲鸕鷀之車耶僕竊爲足下不取也僕學植未成行能無算前望修途茫無所託顧以知交之雅聊盡忠告之道

齋甘茶苦。鑒此區區足下勿濫。南郭之吹。免貽北山之笑也。幸甚。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東萊博議約選

全二冊

定價四角

▲本書特色如下▼

呂氏博議一書原爲課試而作
雖格律不高然文從字順足以
啟發後學不少門徑作史論者
所當奉爲嚆矢也顧坊刻絕鮮

善本是編經藍韻石先生精心

箋註援引切當迥非時下坊本
可比並將原文加以潤飾尤見

精彩

一、詞句整飭

二、注釋詳明

三、版式疏朗

四、校勘精審

售 經 局 書 中 省 各

行發局書明文海上

止觀文古

角六價定冊六全

自文古觀名續止增詳妥均生謗本害廉多本
然觀文止作選子作細之行校吳局讀賤錯書
此止觀學名清明者酌處改勘興重者以誤坊
爲循止者曰代代小改亦正一王行誠誤不本
善序再先續及先傳篇經評過均排非傳少翻
本漸讀讀古近生原首先註誤卿版淺誤價刻
進古續文代因書特生未處先特鮮始雖甚

止觀文古續

角六價定冊四全

本編繼吳氏古文
觀止而編吳氏至
明爲止茲從清代
至今選得一百七
十餘篇皆名家傳
誦之作音注眉評
較吳氏爲詳明且
簡首列小傳以備
讀者參考

售經局書華中省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3378



14822 3